



朱書講錄刊補
上

1011
1
13



和
1011
卷 1

口口
1011
卷 1



朱書講錄刊補序

自我退陶老先生表章朱書嘉惠後學其該體用兼巨細切於人之受用直與四子六經相表裏又其文字平易義理明白初無艱深隱晦語似若無待於訓解而明者然獨其句讀文義故事名物出處議論之間或有先後初晚之分或出幽經僻書之中或雜以語錄方言時俗見行之事有非初學所易了會者不容不援引辨釋此溪門諸子所以有講錄之作也按趙月川與人書曰朱書註解多因一時質問或口授或書劄學者記錄成帙而或經先生手校或未經手校似難遽入梓蓋其所聞有淺深文字易差失



則記錄之誤固程門諸子所不免今試就是錄而細考之名理或蹟事證頗謬往往失其本指者非一間或繁簡異例先後失次使人讀之不能無遺恨仍竊惟之老先生於凡傳後文字無不致謹以詳或有未及完正而遽流布者亟請焚板而後已觀其與月川高峯論心經質疑及庸學釋義可知已且李平叔諸公所為心經質疑未經是正明甚平叔李公咸亨字號天山齋庚午春以其所聞心經疑義合良齋李氏所錄求訂於先生先生答書曰心經說未可率爾酬報留俟後日先生以是年冬易簣未果是正天山公祭先生文有不獲提命之語後芝山曹氏為質疑考誤而曰此書非先生所自著學者追錄問頃歲一時賢答多失其真間附已見貽誤後學不少云不復審覈真偽斷然以為先生所財酌遽加雌黃印出書

館今是錄也既未經勘校如彼而流傳百世之後又安知不以為老先生手錄如向來之為乎是為尤可懼已晚生末學識膚聞寡尋常文義間猶苦拘泥難通况此義理淵藪又何敢猥有詮次顧以少小趨庭粗涉緒餘屬茲衰晚時復玩繹益覺是錄之有脫誤遂不揆管錘輒擬窺指細繙前志采摭羣言事窮其源字究其義苟可以發明其意者靡不參互考證或事證未明疑信難分則處以傳疑不敢臆斷句投文理或涉疑昧則備錄全文分別起止要皆本之講錄而補漏刊誤寧繁無略其亦出於木偶大鼻之義然疾病呻吟又奪于冗牆筆經年僅成草藁心力不強

朱書詩錄子補序
條例不貫每一過目輒見舛遺豈敢徑入他眼自取齊楚
失得之譏只欲朝夕點檢以便考閱云昭陽大荒落八月
丙辰後學安陵李栽序

凡例

一講錄之有功於朱書大矣惜其未得悉經師門勘定事
證旨義多未釐正今或刊或補不暇一一標識全段添
入者加按字以別之

一故事或人物重出者曰見第幾篇或闕於前而見於後
則補前而刊後亦曰見第幾篇

一朱先生親註曰自註書題下註曰題註書末補註曰本
註再見本註則曰重出本註

一退溪先生文集及諸子集中有及朱書訓釋者并加采
摭以補講錄之闕退溪集則曰先生集曰溪訓其餘則

以其雜出無次故不復一一識別

一講錄所記有疑則曰恐記誤或曰當詳之不可強解者

則曰未詳人物無出處者則曰未聞

一此書只節要非全文故問答言句間或有待於本書而

後通者則就攷大全略加標識云

朱書講錄刊補卷之一

序二王氏

王潛齋名埜字子文忠簡公介之子嘉定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因真西山知朱子之學編

大全正集王實齋名遂理宗淳祐余氏名師魯度宗咸

時人官至華文閣直學士編續集粹字書骨反承若干始禮

蓋先生遺文季子在類次粹字書骨反承若干始禮

之而全書成於三人之手粹字書骨反承若干始禮

衣若干尺註若如也數始於一成於十千字從一嘉靖

從十故言若干謂或如一或如十凡數未定之辭嘉靖

宗年號世地負海涵韓文公樊紹述墓鑪鍾鑪方鑪也

又冶也鍾鑪器也剛健止其德剛健良體篤實人能剛

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克實而有浩穰漢張敞傳浩穰尤

也凡得止七冊始分卷如此後以篇帙重故宋學士

名濂字景濂號潛溪浦江人元編修官大魯齋北山

明初為翰林學士後坐孫慎微謫四川卒

曾齋名柏字仲會北山名基字子恭皆婺州處士基少
 師黃勉齋蔡抗薦授州學教梓柏年三十始知為學從
 基遊聞居敬之旨凡六經四書濂洛關夫子之言見續
 閩之書皆有著述德祐初詔賜謚贈官集答
 黃直桑榆淮南子西日垂景在樹端區區貌梓本梓
 御書謂之桑榆或云日入處區區貌梓本梓
 椅一物而四名木莫良於梓纂字書作管更名止節要
 故呼為木王入梓謂鏤板切集聚也
 初名晦庵書節輯韻會秦入隆慶宗大明穆
 要後改以今名輯切斂也

第一篇

與延平李先生書

事見題註時先生自同安罷歸以養親
 被召十月拜違違猶也倏忽倏當作倏音叔建寧府名唐
 對垂拱殿別也離膝下祝氏方在堂金山縣名屬
 屬福關聽關猶經也由也祝氏方在堂金山縣名屬
 建路也之信泛論止代之納諫爭紕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回邦

本四者為急先之務云云自坐在裏許按孫策曰吾先君兵數千人
 餘見本註

與魏元履書目錄賦梅花詩寄意

按大全詩集有云與諸

適得元履書有懷其人因賦此以寄意其詩有云昔同
 桃李春色敢與葵藿爭朝暉歸來只有脩竹伴寂歷
 自掩疎籬六日癸未十月和議已決云云按時相湯思
 門云六日也周葵按葵字立義亦善
 不悅除先生武學博士後與洪歸周葵類和議已定破召
 廷論不合而歸譜曰拜命遂歸見本註綽字與公少
 不以巫戰為然終始主尋遂初賦慕高尚嘗築室畎川
 自治是時為參知政事尋遂初賦慕高尚嘗築室畎川
 自言見知是之分作遂初賦慕高尚嘗築室畎川
 請遷都洛陽人情怨洵綽上書極言不可溫怒其不附
 賦而以綽名士不敢罪斥但日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
 不復顧初心也

○餘見本註

○含糊鶻突糊亦作舍胡憤憤貌亂抵當抵敵堪王之望

按之望時為參知政事與湯思退表裏全尹穡按穡字以割地暗敵為得計令諸將不得妄進少稷博學工文言語有法又通世務時論歸重後附麗思退力排張魏公時論薄之後貶嶺南累年赦還深悔其讀書三十年思之不審破壞掃地周益公每舉以為士大夫之戒

與陳侍郎書饑饉荐臻荐再也累也按左僖十三年晉獨

斷按李斯傳斯說二世曰古之賢主行督責之叔表曰夏桀商紂不定國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不合其取舍者為非國之有是眾之所惡也此國是之說所由始也徽宗初陳了翁上書論國是見新編通鑑陳公行狀云乾道元年公為吏部侍郎時錢端禮起戚里驥駿入相工部侍郎王弗陰附端禮宵旰宴安之毒建為國是之說以助其勢云云宵旰宴安之毒接左閔元年管敬仲曰薄物細故此語本出漢文帝與宴安鶴毒不可懷也

爭增幣割地去帝號等事一豪分豪毫通後存天下之

防按坊記曰君子之道紀綱書五子之歌註大文致文聲重慎後誤此雷霆萬鈞賈山至莫之敢攬孟子註天

下之利勢荀子曰人主者德惟一書咸有一德曰德紹

述按哲宗紹聖元年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專以紹述為國是欽宗靖康元年國子祭酒楊時上言曰蔡京以

利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邦朋邦誣周禮士師成七日為邦誣差之止千里易緯書之言見記經解韻

汲汲韻會不大人之事孟子曰惟大人為閣下按古者小閣故稱閣下郡守此底柱按地志在大河中流其形古諸侯故亦稱閣下左僖二十六年展時難得止難成

見禹有所恃而不恐喜日恃此而不恐時難得止難成

史淮陰侯傳蒯徹曰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餘見本註

與曹晉叔書此月八日

丁亥九月八日也

長沙縣名潭州治所屬湖南路語說

南軒所著論語說也敬夫不可受南軒居長沙近嶽麓晉叔為湖湘間縣尉故致意如此○餘見

註本

與陳丞相書鈞侯

按詩秉國之均註均平也尺之書淮出

陰侯傳八尺或長尺也慶問猶賀問也按陳以乾道戊子拜左僕射同平章事

小人之腹按左昭二十八年閭沒女寬謂魏獻子曰願以小人之心屬慶而已堂

帖按唐宋詔勅須中書堂宣署申覆祇事謂祇奉職事也劄子按唐入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一通韻會書首無所短長之劄子溪訓從漢音讀曰又

甚不得已按先生兩進絕和議抑按司馬遷報任安書

日無所短長之效

魏元復論會觀罷去先生遂祠官之祿按宋四朝志設祠祿之官以佚

老優賢祖宗時負數絕少庶寧以後乃增焉另限員以

三十月為任語類云本朝先未有祠祿但有某官某觀

使法慮議論不合欲一切彈罷又恐駁物論創官觀祠

輕皆可以得之矣又曰渡江以後宮觀不復置只有熏

沐按齊語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使齊使受之類器使

論語曰君子之鼎食大夫五具瞻詩曰民具爾瞻

與汪尚書書省闈

尚書省取舍汪公為考官取病人止後

希按病人下寒譬偷薄浮華之習客熱熾上譬詐欺巧

偽之姦紛然已出不求治寒譬以為古道不可復行安下

以下蘇氏貢舉議按東坡學校貢舉劄試東州止矯誕

無實文章華靡莫如楊億使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

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莫如孫復石介使復介

尚復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於政事間乎孫名復

講號徂徠孫石皆魯人故曰東州二先生速化止目

染儀禮作濡躬行君子指二駁張論詆王失按張綱

金壇縣人徽宗時上舍及第許京黼家居奉祠高宗南

渡累官至參政卒謚文簡汪公駁謚狀曰一行狀云公

講論經旨探微索隱無一不與聖人契世號張氏書解

臣竊以王安石訓釋經義穿鑿傳會綱作書解撥拾安

石緒餘敷衍潤飾今乃謂其言無一不與聖人契豈

不厚誣聖人疑誤學者云云見語類○餘見本註

答汪尚書書量而後止後量記少儀文註云事君者先度

身不辱入而后量則有市朝按語類曰國都如井田樣

不勝其輕進之悔者

區君之宮室前一區思之爛熟按北齊王暕為并州司

為朝後一區為市馬昭帝欲用為侍中固

辭不受謂人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

耳○按此當與上與陳丞相書參看下書同

○勿視元履為去就見本註先生遂因此力小臣履謹出

按乾道四年魏元履布衣召見授太學錄事係安危抗

疏盡言以書質責宰相語尤切宰相不辭平遂以寧親

予告使歸行數日陳公卿欲加止無辭左僖十年里克

罷為台州教授無辭風聲書畢命曰樹之風聲小註使人

乎無辭答張欽夫吳才老名見本註建安人官至太常丞喜張子

詔名見本註錢塘人號無垢一日橫浦居士八歲誦六

經初從龜山學紹興初以直言對策官至禮部侍郎

許秦檜謫南安理宗時謚文忠與徑山主僧宗杲樊籠

為莫逆交染禪最深詳見第十八篇答孫敬甫書樊籠

莊子澤雉五步一啄十步一飲

不蒿畜乎樊中註樊所以籠雉

答張敬夫書綱領條目

按南軒將入對先以書質之先生蓋以復讎絕和為綱領修德立政

用賢養民選將

春秋止不書葬

春秋隱十一年公羊傳文

李宗思諫

名見第九篇

祈請之行

見題

先正

見本註名浚字德遠諡忠獻封魏國公先正書說命

註先世長

涵養

養心以敬如物之涵水而養也程子曰

官之稱涵養須用敬○餘見本註所請之所唐

祈本作

○奏草

南軒奏疏

使价遂行

即上所云今幸未納吾使

成大未得請而歸又遣趙雄申前請又不許

所論不見卻

奏草不見卻虞公於君相也

見本註時與陳俊卿為左右相及乞文議遣

祈請使後卿力爭以議不合求去判福州

會慶亦見本註

按南軒答先生書曰祈請竟出疆顛倒絆悖極可憂

某月初即求去蓋會慶在近不忍見犬使之至也

彌綸

綸按易大傳曰彌綸天地之道本義彌如彌縫

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

四牘如

簡牘之牘

不足以識事物之要

按此句結上文各有

草有四牘也

謂格物也恐記誤

吾人

指南軒後凡言吾人若未有孟

子止循此塗

輒

孟子於齊王好樂貨色之問不斥其非

段不若且循此戒聲

色貨利之塗

輒云俞

○陳明仲

名煇見第九篇

向者請對之云

先生曾以請對面自天

意慤慤至造

膝之規

造膝造於君膝前也按孝宗召南

立官又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

柳文柳惟深行狀有造

膝盡規諫之語此書疑或引此而講錄云天子所居一

今考漢書及綱目無青規字應劭釋青蒲云以青規地

也講錄豈因

立談之頃

此而云爾邪

談問而封侯

熹之私計愚竊云

云按荆軻傳丹之私計愚以為云今當於韋布

買山

賈山

傳云布衣章句凡書成文意斷處曰夜直當夜平鋪放著

猶放也放著因制國用之名按乾道二年置制國非泛

科率按非泛猶言非常例也奏劄奏狀多有之大全非

官家公用之物從額例分定金谷通谷與穀丘井溝洫大

於民而官收用之謂之科率

井田類說曰方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說文曰井

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

尺謂彼此止雜耕之擾按韻會疆界也場畔也大全本

之說彼以此止雜耕之擾書有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

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云云

與呂伯恭書婺源按婺源縣屬江東路徽州徽州晉時新

先生至是還向年所叨異恩按乾道庚寅被召以喪制

鄉省墓展親未終辭明年冬省劄檢會

已從吉疾速起發以祿不及養辭有旨再趣行四被堂

帖俱辭癸巳五月丐祠上曰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

合入官主管崇道觀先生以改秩昇祠蓋朝廷進賢賞

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於義未安遜避踰年上

意益堅不得已拜命所謂叨愍勞惠養按漢龔勝傳韓

異恩及下文肩受即此也

京師賜束帛遣歸詔曰朕閱勞以官職之遣時遣書是

事疏廣傳此金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云云

說即榻前復及收殺也殺去聲收殺收畢

答韓尚書書行役即婺源府中建寧府也○此書大意

答呂伯恭書所被恩命註見題資歷加資仁賢指東萊狀中

申尚書省打乖打為也打乖為乖僻不慣却心性言打

狀中也打乖同俗也康節有打乖詩

習慣熟於宛轉緩頰宛轉語錄解不直截而委曲輾轉

心性也宛轉緩頰之意緩頰通鑑註徐言引譬喻也

足以前誤之疑見本註

答鄭自明書副封自明所上疏章也上書者先以一劉元

件進尚書省如漢之署一日副也

唐本以作矣當及

天書集錄刊補卷一

城名安世字器之諡忠定大名府元城人官至諫議大
 元祐人不可及也陳了翁名權字瑩中南劍州人官至
 真鐵漢正及居諫省首論安石日錄誣毀神宗乞改裕
 論實錄及竄合浦又著尊堯集明君臣之義一時士大
 夫莫不如何余此言二公忠懇才智太平萬歲按陽城上
 欽重相又論陸贄無罪金吾將軍張萬福賀補郡自明
 日朝廷有直臣天下太平矣連呼太平萬歲補郡自明
 外郡懷章懷其印章也語進德修業按乾文言曰忠信
 也立其誠所久大之規按易大傳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以居業也久大之規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
 可久有德可大則賢人之業豈切言痛切如割也謂其撥
 亂反正公羊傳撥亂末俗易高高也險塗難盡節為難
 也○餘見本註

與袁寺丞書目錄阜陵宗陵此來來南支吾猶支撐也按

吾漢書莫敢枝梧註簽書署批决遣送治罪放支遣不行

猶言支狼狽子或欠一足二者相附而行離則真蹟故

人之蒼黃失監司何問賈誼政事疏大何註何同怒

責也過秦論誰何官吏屬官吏仇直通高也

也尊重難危按漢王嘉傳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小兒甥

按大全記遊南康廬山翁子在甥魏恪看當猶言久計

侍行云兒指在甥指恪在方十一歲看當猶言久計

久留南從班侍從不選甚差遣差遣也○餘見本註

與臺端書四負內供二員號為臺端膏肓二豎子膏心

音荒兩也左成十年晉侯疾病求秦醫後未至公夢疾

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

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此肯之上膏之
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今以此譬曾觀王於
之徒奪宗時以近習用事餘證譬觀於從事於此謂屏
枯寵擅權為心腹之患

惡撼而覺之撼睡虎而覺之覺睡起也古老切虓怒虓

交切虎聲班固不武武勇也語指揮猶詔旨謂求略為

賓戲七雄虓闕

明主言之庚子應詔封

與皇甫帥書生長閩中

按先生生南劍州尤溪後寓建州
崇安劍建屬福建路紹興
山寇即山獠見大全

試吏泉漳按泉漳二州名屬福建路紹興

傳自得敗劔按後漢書折劔註傷敗日劔女六反又陳

太尉敏敏分兵扼要害盜發輒獲高宗見其狀貌魁岸

除討獠軍左翼軍按宋神武中軍舊止三部紹興初楊

統兵官

翼贛之右翼循之推鋒等軍是也總七萬餘人茶寇淳

熙間江湖茶商相挺為盜推茶馭賴文政為首江西憲

及鶴林湖廣之寇湖廣謂荆湖廣南二路太尉按別集

玉露書皆稱太尉個直稱皇與獠從事按巴蜀以東歷

甫帥而目錄疑是試當更及與獠從事按巴蜀以東歷

貴數千里溪峒山箐之中有日於日於日於日於日於日

論降峒獠者即此也又按漢李勢末羣獠始出彼之長

技彼指土人草薙禽狝禮有難氏掌殺草獮韻會息淺

反俗作狝殺也秋東南止不同疑皇甫帥生長西北不

與丞相劄子符竹按符信也輔也古者以竹為之代古珪

為防於是有銅鐵金公狀申省也蓋申是下官稟報上

銀鑄物象而用之

官之辭按語類云法鄰縣有事於鄰州只牒上今小郡與鄰大郡便申狀非是某在南康時隆興建康都使牒

○餘見本註

與丞相別紙盧阜白鹿洞按盧阜即廬山在南康軍西北白鹿洞在其東南五老峰下去

郡城東北十五里唐李渤與其兄涉養白鹿隱居因以名其洞南唐昇元中建學館以李善道為洞主掌教授

先朝止留意按宋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上言乞以九經頒賜白鹿洞詔從其請六年以洞

主明起為蔡州褒信主簿旋儒學榮卿校也咸平三勅重修又塑先聖十哲之像祥符初直史館孫冕願得

白鹿洞以歸即其處止七架屋按學館中廢先生即其老詔從之即其處止七架屋故址復建書院請得勅

額九經捐捧買書置田以贍學者大舍廡屋之制曰堂後又有退柱稍廩按周禮天官宮正均其稍食註稍為七架也稍廩按周禮天官宮正均其稍食註稍

體希闊洞主之職中廢不修假稍草野而倨侮說難曰廩前所未有是為希闊也

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註草野卑陋也○餘見本註

答黃教授書報聞按漢霍光傳註行遣將行子南註將逐遣之南而餒嗥虎狼止無所畏憚餒音委餉也嗥音炎敬

民如傷至姦豪侵暴小民撓法害政者治之不少貸商伯以書來規故答之如此

豪有犯文叔疑是梁文叔木炭錢按木炭即上供木與法事

木炭上納而折定其價以錢代輸也其錢為一時弊先生為屬縣都昌等邑申泉司戒科紐木炭錢歲二千餘緡有便名蓋以於事為便故謂之便

與王運使劄子近準使牒按左昭二十五年子朝之亂晉令諸侯輸周粟諸侯受牒而歸後取會運使取南康軍

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本此而會計供申見上丞相劄子會得池州式樣照會也

之也

會得池州式樣

照會也

照會也

照會也

照會也

照會也

照會也

照會也

池州屬江東路武樣正當窠名正稅應捧之數窠猶收

支之數也遂止之意止此數見欲止供申欲見猶今也謂方

所言攢聚書使臺使臺亦曰外臺取索即上文取會

今既自謂有餘措畫止供窠名收支遣則近於自謂有餘盡實

止入數措畫供出數謂供其添助支遣供入數謂供其多方

而仍成按籍上官如運使之類

與顏漕劄子題註竣事按國語有司已於事而竣註已止

也云止強顏一出按先生於辛丑閏三月自南康歸八月

大侵按穀梁傳襄二十四年縣官都也註王畿內縣即國

官日縣數十萬也錢文越人浙東古宿留宿音秀留去聲有

留見攢帳目申發帳目如今言儀軌國有其事必修儀

申省發觀變玩占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浙東

送也按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宋山佳處山下佳上刻

中即刺溪石橋龍湫按合州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周

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絕巖惟忘身乃能濟濟者柳巖

攀藤始得平路望見天台鬱然雙秀又按溫州鴈蕩山

圖牒無言者宋祥符中修玉清宮始見之峭拔險怪上

聳千尺穹崖巨石皆包在谷中蓋谷中大水衝激沙王

盡去惟巨山巋然挺立有大

小龍湫水簾皆水鑿之穴也

上宰相書今日之政反是謂當急紹興府名即古會稽與

被使令止之末謂提舉浙東常多見抑却詳見大稽綏

稽音雞若墮深井之貌按効止傷中明年行部涉台州

留止也

境知州唐仲友與王准連姻遷江西提刑未行民訴不法者紛然得其盜贓為造褚幣等事鄧次勤之時久旱而雨葵上准匿不以聞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事有不鞠之獄具情得乃得奪其新命而反為其所訴事有不可期者謂雨來與否二廣廣東西也

處四明按浙東路明州有四明山因為支撥撥猶發也

也與彼何異彼指大賞典入粟一策此策同下照會

猶照元降猶言初下謂初下歆艷羨歆卻難抑却名器

左成二年惟器與名不可二者之請推廣糴米濬音森餽

以假人註器車服名爵號二者之請推廣糴米濬音森餽

餽之臣餽音義見本註苞苴輦載餽二指將帥餽規規然自失歸正按語類云歸正人元是中原人後陷

也戚里古者指外戚所居曰正任疑真拜非迪功文學

以下賞典官資詳所聚謂財為大盜積胘篋篇已事遇

事數公指宰執圖難止於細子臨大事止泰山之安

歐陽公稱韓魏公文武之境土把使虜帖云復文武之

境土會諸經事綜物機縷所以總挈經絲低昂開合令

侯于東都經事綜物機縷所以總挈經絲低昂開合令

絲不亂而成段匹易大玩惕按左昭元年秦后子曰趙

傳曰錯綜以數之是也玩惕按左昭元年秦后子曰趙

貪也韻會玩厭也愒官吏凡言在官之吏講錄以漆室

息也皆怠惰之意愒官吏凡言在官之吏講錄以漆室

戰國策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鄰婦曰

子欲嫁乎女曰非也魯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大夫之

憂女曰不然今魯國有患君臣父子殺其辱婦女獨安

所避乎按後漢書註引琴操與此小異終云文襄裳入

山中見女貞之辭自縊而死發婦按左昭二十五年有子朝

歌女貞之辭自縊而死發婦按左昭二十五年有子朝

子曰若玉室何對曰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率

將及焉今王室蠢蠢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

然猶率爾漢東方朔傳率然逢頓頓讀整頓也末之使正也頓次也整頓憂房玄齡傳朕歸卧田間止羞愧以死頓謂正置也顧憂無西顧之憂歸卧田間止羞愧以死按漢蕭望之傳下走將歸延陵之學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笑見二子沒齒而已○餘見本註

第二篇

與趙帥書

按目錄云趙丞相汝愚嘗帥福安縣名屬建

宰丞

宰與精舍武夷精舍也按先生既發浙東荒政至

夷山在崇安縣南三十里峰巒三十六周回一百二十

里溪有九曲大隱屏當五曲夷下銳上即精舍所在處

有仁智堂隱求齋觀善齋止宿寮石門塢使檄趙公營

寒樓館晚對亭釣磯茶竈韓元吉為記使檄趙公營

造即下文起恩煩官司也恩胡困切擾彼等使彼等指羣

巖校本大侍郎趙以侍郎出帥在彼彼即要束猶約圖榜舍圖

全使作所侍郎趙以侍郎出帥在彼彼即要束猶約圖榜舍圖

勸如名銜按銜即官銜選曹補授先具舊官勸緣題

疏緣即禪家緣業疏即疏文勸緣以題疏如今浮屠勸

雜著有疏文諸子前諾○指上蒙論而言

○災患所不知後生不知常分之後生或云不附子

亦藥劉家典庫事其鄉觀之恐或為昏姻而發也

迷雖遠離騷經曰及行迷之

答梁丞相書正此退藏先生自浙東歸王通云云揚素使

謂通曰益仕乎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樊廬在可以

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

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叵不可

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與陳丞相書聖人止立言之意先生嘗言易本為卜筮更

而作故著本義以明之

說硬堅也強也硬說猶言強說後凡言硬義同○餘見本註

答詹帥書所委送也三山福州有烏石山九山越王山俱在城內故因號三山屬福建

路胡寫亂書行道餘見本註

○諸經鄙說如集傳集註如前所陳按此指上文失聖賢本指誤學者眼目而

言講錄以為此書前又玷點及前賢按淳熙壬寅吏部尚書鄭丙奉時相

有所陳之書恐記誤王淮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先生故先生辭劄侍

有云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舐排郎文指詹消息盈虛地盈虛與時消息東京禁錮東漢

白馬清流見本註按唐昭宣天祐二年朱全忠用柳璨

初李振屢舉不第深疾朝紳言全忠曰此輩程伯禹洪

自謂清流宜投黃河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程伯禹洪

慶善事見本註按伯禹酷嗜論語研精覃思疏二舟慶

善序篇首有曰養孝弟之本原明忠恕之二感

發於孔子之一貫流於周公之四言凡此皆古今學

者所不到或以示秦檜檜怒曰伯禹著書相謗後世議

檜為何人洪何至作序論一德大臣高宗用秦檜和金

言者論說官搜書焚板閣取君臣一德格天之意說經先生謂建昌學官屬

為建不世之功立一德格天何所指也學官亦未知為誰感興詩齋居感興注釋

挾摘詩中句語林子方未聞有公狀申使府使府詹帥書

如東坡詩案也林子方未聞有公狀申使府使府詹帥書

押入案欲詹帥書押于此公狀置之此輩羣小之今日

紛紛指鄭丙陳賈之風旨指時宰如王淮之類講錄以

甲辰間非侂冑其人者為羣小所詆排三經字說按王安

用事時恐訛誤其人者為羣小所詆排三經字說按王安

三經新義又以字學久不講作字說二十權書衡論

四卷上之穿鑿傳會流入佛老詳見語類權書衡論

泉所著書名按權書十篇曰心術法制強弱攻守用問

孫武子貢六國高帝項籍衡論十篇曰遠慮御將任相

重遠養才廣士申法議法兵制田制其自序曰權書兵
書也所以用仁濟義之術也孫氏言兵為常言也我為
不得已而言之也書也仁義不得已而後吾權書用焉
又曰衡之有刻也於此為銖於此為石求之而不得曰
是非善衡焉可也曰權罪者非也始吾作權書以怒室
為其用可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云云
色市按左昭十九年楚令尹王信伯見本註其以此言

屈之謂信伯以此言屈所與

○緡閱莊子曰孔子緡十二經以知進退止不失其正乾

辭鉗口有其所劫束也鐵反以扼之按字彙扼音爾止稷

下齊城門也按城西側系水左右有講堂舊址蓋因側

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鄙行淳于髡之徒皆甘陵地名

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盛且數百人即漢

植初清河縣也後漢桓帝時甘陵周福及房浙中恠論東

榮浙東金華人以史學訓後進未幾流為管商功利之

說先生還自浙東為呂祖儉潘景愈力言其非事在淳

熙甲辰間時東高教授學下答高應朝書目錄有修伎倆

猶言不善技能按傳燈錄道樹師見野人言語詭異曰多色伎倆

與周丞相書題註南京按宋四京東京大梁開封府西京

京宋州誤恩見題袁吏部經由袁吏部疑是袁機仲所

被賜教相賜教也周江西代者指前官與先躬聽臨遣

趣先生躬親聽命而隕越語出左傳韻會丞相前日止

不自上引見以送之隕越語出左傳韻會丞相前日止

不終按大全書首有曰在安闕踈無用於世丞相知其

之邦云此特加除用使得仰奉列聖真游香火於受命

之賜即指此而言鴻慶守祧按真宗祥符中以應天

太祖太宗聖像而小說云四聖神御所在先生謝表亦

云有嚴四聖之真游則後世必加奉祧主故云守祧

崔德符止作詩按德符名鸚陽翟人元符進士累官殿中侍御史欽宗初徙右正言累章極論

章蔡罪惡時論歸重善為古文辭尤長於詩清峭雄深有法度有遺文三十卷語類云崔德符觀魚詩云小魚

甚好伯恭文鑑却不收如何只取巧疑即此詩喜親人可釣亦可扛大魚自有神出沒不可量

○奏記按上年奏記霍光是也漢進職止得請直實文閣

漢黥布傳疏爵以貴之註疏分也疏恩之疏亦倣此銜所謂進職疏恩也主管崇福宮所謂奉祠得請也

戢戢藏也感意前日止是非詳見彼黜已升亦見本注

申三月赴江西六月承命入奏事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不祠未供職前數日本部侍郎林栗與先生論易西銘

不合栗怒遣吏抱印追以供職先生以疾告栗疏先生欺慢以為亂人之首又以為事君無禮帝謂栗言過當

力辭改秩奉祠而故事無以待郎初本部郎者滿朝駭笑左補闕薛叔似太常博士葉適侍上九盤帶易訟之

御史胡晉臣相繼論栗出知泉州

或錫之盤帶終朝三褫之傳曰雖善訟能勝至受服命是與人仇爭所得其能保之乎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也

答陳同父書書中說盡以疾作乞具封事以聞及進職奉

祠九月復召辭十一月趣入對再辭上封自看一過事論大本急務忠誠懇惻凡累數千言

過也亦覺難行難於施行八九分罷休

不如所料言或不如前所料罷

命閒界學問閒慢無用底學了却

麼死了底皆語辭底音地○餘見本註

○饒眉即召命也太早計莊子曰且汝太早計見卯而求

生搭任許大向當猶言奈何不下

相先後推彼去都城彼即永康父象

而上之也

生行死歸見本註按桓帝徵安陽魏桓鄉人勸之行桓曰干祿求進將以行其志也今後宮數千其

不可損手鹿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曰

不蘭溪縣名屬婺州子約呂祖儉字見到彼入都路經蘭溪

忽忽本作匆勿按說文勿州里所建之旗象其柄及三

加一點讀音聰餘見本註然按字書踢音揚足躓物也其音唐宕者本作踢與此不同

與李誠父書六察之聯唐百官志監察御史其一察官人

賦役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勤倉廩耗減其四察妖猾盜

賊不事生業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異等藏

器晦迹應時用者其六察黠吏豪民兼並縱暴貧弱冤

苦不能自伸者故曰六察官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六聯

合邦治凡小事皆有聯註官府有事皆聯事通職為之

如大祭祀太宰贊玉司徒奉牲之類故曰官聯時誠父

為監察台候疑當時尊稱如大全答先生挺生門人弟

御史呂東萊書台眷之類

子自謂新天子繼照易離之大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

宗內禪光無徇止厚善之私時輩以誠父往來親善故

宗即位薦授御史先生恐誠父懦

弱無直節所以有是言此下與張元善書云云皆一意

也按光宗初周必大留正為相王蘭知樞密皆正人而

何澹嘗怨必大不遷已官及為諫議大夫首論罷之胡

此正消長之幾豈誠父與此輩厚善而得除用邪胡

公見本註官至樞密與留正二小諫諫官之亞按是時

以下文不能為薛許推之豈因薛許直相輕之甚謂輕

言見逐而先生惜其去邪當更詳之

也薛許薛即叔似

與張元善書狀先生辭狀草也光宗立節抗論元善蓋

辭官上章為益其疑忌疑忌也清源亦元善書中語欲

對班班次也自唐以來經筵官對朝班奏來書所云止

見事之遲邪元善蓋以當時用事者無可畏之威但有患失之心無甚利害不暇謀議云云不知其為敗亂之兆故二諫江夏黃姓人謂之江夏如

人以姦黨不犯手勢謂不露形迹而成其事蓋指當國升用故云不犯手勢按楚辭天問韓維馬繫註韓一作堯

說文幹穀端也也依違按史周公世家叙傳曰依之又轉也依違違之註兩可無所權決也

諉曰無後段諉託辭也當時主和議者諉曰今假令伐也云蕭果卿未聞亦見續集并攻并攻之虞允文定而後能

應子荀道氣攻道學者指道學為邪氣○餘見本註

與留丞相劄子誤恩假守按淳熙己酉八月除江東運副再辭改知漳州又再辭不允

先令州縣各計金穀出納之數而上之然後通融罷科其數有所蠲減當釋云依準其通融蠲減之指揮罷科

茶錢按大全奏狀曰州縣所認折茶無額經總制錢又曰所謂無額錢者元無一定窠名可以稽辨其多以

賦中賦中方臘寇浙中以陳亨伯為經制使管東南七路財賦亨伯患軍用不足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樓子等錢

皆少增其數別曆收繫謂之經制錢大獲其利然始謂軍罷即止竟因而不改其後韓球為總制使又徵其法

收其贏謂之總制錢朝廷遂以為例立額州縣大困初亨伯之創制也其兄弟勸止不從乃相率哭於家廟曰

作偏之罪祖先將不祀事見語類及鶴林玉露亦見戊申延和劄而事實以異後朝廷從先生議除屬邑無名

之稅七百萬歲減相度經界利病安簿也先生初主同經總制錢四百萬相度經界利病安簿也先生初主同

灌夫規摹摹與同心勞事拙陽城道州自書考曰滿散錫

宴宋時令州縣皆設醮又於聖節令僧徒陞法座祝聖

州縣錫宴以饗之按陸象山在荆門不設醮謂洪範批

先生臨漳令隨例祝香不許人問話是其事也

判題如今公事就木猶言蓋棺見左

與留丞相書偏城漳州哭子止不便紹熙辛亥正月先生

官為不干肩止震悚即前書乞縉紳韻會摺插也通奉

祠止成命按是年三月除秘書閣修紹聖已事紹聖哲宗

既崩章蔡復干祿之章如求薦上下止無邦否象出語

○始被省劄見本註按辛亥四月拜祠命辭職名所請止

恩命請以進職恩俞允俞應許之不願為忠臣本魏徵

時朝士有託此為言而不欲直言如又不然謂出入時

東閣按漢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註閣小門翹足

足前記指前日奏記鑄喻鑄刻開勤縛縛蕃盛也章蔡

止尊命指致元祐諸賢不兼收并忠賢奔播諸賢指元祐蓋

自有在指下文元祐九年之間從哲宗即位之年計慶曆

嘉祐子而嘉祐則兼用小人熙寧元豐神宗年號熙寧

豐則子而嘉祐則兼用小人熙寧元豐神宗年號熙寧

宏規並紉王蔡紉與黜同王安石蔡確皆熙寧誤國之

也批政說文批不成毅也故以喻政之不成得其言

不得其心指上文前輩患生腹心元祐末呂大防稱楊

郎畏首遇而消易序卦羸豕蹢躅之孚易始之初六曰

豕蹢躅蹢躅也陰雖微不可忽也

○齋祓齋戒祓告命按宋制告命自九品歷數而上有角

有絲囊金縷藻繪之異凡二十八等調停調和均停也

品位愈高物采愈華詳見鶴林玉露調停元祐末呂大

防劉摯以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撼在位欲稍引用以

平舊惡謂之調停及紹聖元符章蔡得志大肆凶毒微

宗初政清明正人稍進議者以元祐紹聖均有失欲

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改元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

未幾君子盡持平亦調停窮勝事樂清時韓奉和僕射

去小人滿朝持平之意裴相公感思

詩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餘見本註按大全此

書在十月四日除湖南運副在十月九日見辭免狀而

年譜為九月事恐

當從大全為是

○幸其言之不効其言乃上文因謝壘稜之言即前書所

忠誠感激陽復有漸則前言不効還抵巇抵擠也擲也

可幸也下文前論可思又指此而言抵巇險熾也揚

子曰熾可抵乎鬼侍從丞弼未何所指為誰疑協恭和

谷書有抵熾篇是向詹之類也

衷書鼻陶謨曰同遜逆書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

道彼已先据云云即居侍從丞弼之任織人猶細不能

留止千里之外謂舍近彼方止為肉中樊噲語 昫韻

瞬或作倉皇蒼黃同韻會蒼今日止一人或指姜特立

鄭王以下四人其人與操心慮患皆指小治水止其廣

後漢傳變射人止擒王莊子美猶豫按離騷經註猶如

天書齋祭日南卷一

二十

緣木無人乃下須臾又疾攻猶惡擊也○

與趙帥書經界一事

見上與留丞相劄子先生始欲行經

沮一人之訴指吳禹圭下此人同時相留正泉州人其

擾押下諸司也諸司如押去人教誘資給禹圭為人書訟

自他猶自唐仲友宰相書林黃中林栗侍郎趙帥見

見本

與趙尚書書學校之政

按語類問趙子直建議行三舍法

自州學貢至行在補試方入太學曰這是顯然嘗試疎

不可行底事某嘗作書與說云云疑即此書

○餘見本註

闊亦指學校而言下簡貴自高趙公以宗支位宰相或

與留丞相書方拙

不圓齟齬上壯所切下音戊申狼狽為

栗所辭劇部辭江東運界郡符知漳褒贈漳浦高公漳

浦漳州屬縣名高登字彥先氣節高亮嘗與陳東請斬

六賊且言虜不可和紹興間上疏萬言奏檜惡其議已

祠登寂然不從舜陔以法中之訊掠極慘毒會舜陔暴

死獲免校文潮陽出則將焉用彼相賊直言不聞深可

畏論檜聞大怒削籍流容州死焉所著有東溪集先生

守漳為請昭雪褒贈詳見大全奏狀及高譏賊之口指

公祠記○鶴林玉露云文公所請格不下

禹圭下文鄉瑣瑣姻婭詩節南山之詞瑣瑣小貌指

里小兒同玉瑣瑣姻婭留相鄉親因緣請託者也

廣再命紹熙辛亥九月除湖南運副再辭仍以經界不

相公郊居累月見本註按癸丑夏光宗念東宮舊臣姜

百餘一旦來歸光宗遣徐誼湖南之寄按是年十二月

南路以稱所蒙稱上聲蒙前事經界不今茲止回天意

安撫按是年九月羣臣力請帝朝重華宮自宰執臺諫至太

學生論列數月始朝因召正視事此云今茲回天意即

是事啓擬謙尊留相薦授湖南是啓擬也禮意勤渥人

有其寶亦見本註左襄十五年宋人得玉獻子罕曰玉

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實也先生引之將

上將劄上御前也按歐公奏事錄有來日將上之語蓋

宋時俗語如此○餘見本註唐本念字在竊唯下今

在聚下者實館本錯印

與王樞使劄子題註行在按高宗建炎二年駐蹕杭州謂

以示當恢脩門楚城門名見宋王招魂賦職務煩章閣

復之意也後世因以為國門之稱職務煩章閣

湘西精舍精舍在潭州湘水西按別集劉智夫書曰廷

老為作湘西精舍已成云云一統志潭士以

居學肄業為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

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號為三舍學生

臺轉運使兼風憲為監司故云廟祀一二忠賢按晉王

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死之紹興初

金兵攻陷潭州通判孟彥卿趙民彥將軍劉玠兵官趙

聿之皆力戰不屈而死先生至州以厲凡百用詩凡百

君求立五賢祠聞于朝見奏狀以厲凡百

之語委官相視差委官負二事廟祀也并幾漢書幾與

與趙丞相書獻歲發春見招魂賦獻猶進也言鑄職之請

鑄去職名之請也按甲寅十月以煥章閣待制赴召奏

事仍侍講開月丙戌晚講留身申言前疏所論韓侂冑

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

慶宮明年春復辭桃廟之議者超然遠去之義按年譜

孝宗將廟禮官初請祧宣祖而將孝宗總復請并祧

僖宣二祖祧夾室正太祖祧享東向之議趙公主其說

樓鑰陳傳良和之有旨集議先生入議狀以爲僖祖不

當祧又擬爲廟制以上廟堂已毀四祖廟而祧別廟詳

見大全祧臺諫有言臺諫因乞且依禮官初議本議先

廟議狀便從其請樓陳之後省始祖名即僖祖二祖

狀便從其請樓陳之後省始祖名即僖祖二祖宜祖名

八世同昭穆故云八世弟太上宗即光宗枝按汝愚爲太

孫也七世垂休錫羨饒福見揚雄長揚賦神明記府○猶記室

註本

答李季章書歸來罷歸也祠命宮之命職名待制也

壽德夫德修名見本註按先生既罷歸吏部侍郎彭龜

劉光祖御史吳獵等掇之按詩正月天是掇註孫善

交章留先生皆坐罷掇之也韻書或從手擊也推也

歸蜀別集與德修書云朔峽是也計此形勢止不能

無關涉而見逐但未知久近何如耳時季章爲集賢院

官

答黃仁卿書趙公相見有何語按寧宗慶元乙卯二月

鐘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俛曹以

李沐爲右正言使奏汝愚將不利於社稷相出知福

州是冬竟窳永州道當時大事能通意於太皇太后

卒此其罷相時也知閣門事韓侂胄太后女弟之子因

侍關禮泣白得請所謂大事即此也

壞却當爲向自家指去冬止不以爲然按寧宗既立

功且託肺腑居中用事先生深憂之既屢爲上言又

以書密遺生徒白趙公謂當酬勞勿令預政且前以

趙公謂其易制不以爲然意即當猶狼藉也一云舞態

天言書卷

二二

見本註

答李公晦書兩請林官辭職與諸見相反詳下試後去住

公晦赴試後去與往也○餘見本註按唐本已作得所未聞

○別紙與公晦別紙反有辭封贈如今推奏補即任子蔭

磨勘見續綱目慶曆三年次對恩數按唐制宰相對

官巡對官皆得引對摠謂之次對官謂次宰相之後而

得對也是時先生帶煥章閣待制故曰次對恩數指上

三事帶此職名帶待侍郎侍郎給舍給事中中鄧舍人

名駟亦善類○餘見本註

與鄭參政劄子區區之請詳見此事即區區去冬甲寅此

等時節時論大勞攘勞苦也攘奪也作事費氣力日勞

利順趙公許以再上趙公才罷逐時許先生入了許多

文字謂上許多辭官文字也按名臣言行錄劉元下梢

梢木末猶未須至當時吏讀

○一二鉅公按此似指當世賢公卿如注陳周趙之類

時論止震駭按趙相既見逐中外大權一歸侂冑士大

起而斥逐更道學曰偽學羣小和附以攻偽干進者

李祥楊簡注亟欲草疏自通按先生是時以尚帶侍從

達竄逐無數因以明趙相之冤子弟諸生更諫不聽蔡

邪蔽主之禍因以明趙相之冤子弟諸生更諫不聽蔡

元定請以善决遇遜之家人先生默然焚臺更號遜翁

遂侵按漢史丹傳上疾無名之職待制也

與李季章書隱侯詩夢中不識路按六國時張敏與高惠

便於夢往尋但行至史院同僚先生以待制待講時兼
半路即迷不知路見第七篇答季章書靈芝見本註按寺在臨安城西湧金門外季章未

也言吾已衰暮故知此言有味解携猶分隱侯按南史沈約字
季章尚年少當不知此味也隱侯按南史沈約字

至尚書僕射有文集數百卷猶有所未盡言更思臨別
暮滿坐猶作惡則隱侯必以同

與留丞相書受中以生按左成十三年成肅公受脰情劉

命註誤諶音卦又胡卦切亦上累止眾賢按宋史丙辰

也諫皆以攻偽學為言未有誦言攻某者胡絃獨草疏將
論之會改太常少卿不果及沈繼祖上疏追論程某之

罪且言某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以與某事竈之妖術

以益其黨潛形匿跡如鬼如魅其徒蔡元定佐某為妖

乞送別州編管詔某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循習循導

州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某以絕偽學循習也

與楊子直書去下止文字去下猶言往致當言上而曰索

性猶言最也或曰猶言白直又曰猶言直截

與項平父書盡言止短長按是時黨禍橫流忠賢放戮其

之計故先生屢加歎惜而於此又極言之蓋盡言者得

禍於小人求全者得謗於君子盡言者雖有一時之禍

而令名久存求全者苟得目前之利而惡名遠流其利

與張定叟書掛冠之請謂請致仕也按王莽時北海逢萌

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今三十六方奉先忠獻公

朝請願可知遂掛冠神武門上表辭祿

見首篇答張敬狼狽而歸言御批忠賢如汝愚龜韋布
夫書定使之父指呂出此下計以疾巧遇燕居深念嘗燕居深念

誠之九思字見第十篇○餘見本註

答劉季章書告老得謝見題註按戊午以後連乞致仕明

跋踏敬謹不樓大防見上與趙丞相書湖南所按吏先

按湖南時嘗治屬吏林采之體量猶言查覈石刻三丹疑墓

罪亦見續集答黃直卿書類道文字之類三丹疑經解之書中止分疎分疎猶發明

肯向上而在費心力以自明其不然也○餘見本註

與黃直卿書三月八日先生易簣至三山帥書直卿福州

閩縣人是時自建告文生論諸俞夢達名開中邵武人淳熙八年登第

知黎州礪砂藥名一名北庭砂色巴豆亦藥名性熱
見實紀礪砂黃白性熱味酸有毒巴豆味辛有大毒
兒當從篇末別考作在是

第三篇

答汪尚書未祛祛去也開也壽韻會或已已無字蓋嘗師

止不可得矣按輔漢卿錄先生語云某年十五六時亦

賢問則曰且看聖賢言語某遂將所謂禪權倚閣試讀

出又按延平與羅博文書曰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

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

處云云○權荷閣亦必有如此者言前輩安於釋氏亦

反易止人類指釋氏疑是止觀見本註上蔡蓋嘗借用

華嚴經止觀借彼借釋參請亦釋氏參師語錄即上蔡語

言一止觀請問之法語錄其中辨

儒釋之分極其精密孤行此句單舉上蔡所明道止在是矣程見二

書傳聞叢林按梵語貧婆此云叢林警如胡文定按安

國字康侯建之崇安人文定其諡也紹聖進楞嚴圓覺

士紹興中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進春秋傳楞嚴圓覺

楞通作徒皆佛經名其言近理處文定蓋嘗取之按語

類楞嚴經只有阿難一事及燒牛糞一呪其餘如房融

有前兩三卷好只

○親炙聲未足於言謂其於辨邪正之言益推而止知

之域謂推此理而於此猶懵然此指物必格佺佺記仲

居曰警之無相佺佺乎其向吾宗猶言無不在是是即

較然較音角明也漢較然明甚

○彼之為說注彼指釋氏下見解真實謂所見解他求賊道

應上文王務家私猶言公鳥喙藥名一名鳥喙有毒殺

不食鳥喙為其克腹自註龜山止蕭子莊書按龜山與

而與餓死同患也蕭子莊書日向在諫院嘗論王氏之失太學諸生安於

所習羣起而非之賴君上之明卒從之薛昂按昂徽宗

今有定論學者真知其非者或寡矣薛昂時尚書左

丞附蔡京舉家為京避私諱或及之輒加答責昂金陵

嘗語及之即自批其口其鄙陋與林自並稱云押闔押

故因稱金陵秦觀李廌按觀字少游廌字方押闔押

同擺闔猶闔闔也一說音辟與厭其心厭益涉切謂

禮記押豚之押同折劈之義厭其心厭伏其心也么

○佛禪學而後禪學與佛之為言覺也禪之為言靜也由

靜而後大悲閣記按東坡大悲閣記略曰齋戒持律講

至于覺大悲閣記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

○佛禪學而後禪學與佛之為言覺也禪之為言靜也由

靜而後大悲閣記按東坡大悲閣記略曰齋戒持律講

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為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
 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為其中無心其口
 無言其身無為則飽食而嬉而中和院記勝相院記略
 已足為大以欺佛者也云云
 曰佛之道難成使人悲酸束縲漢蒯通傳束縲乞火註
 愁苦吾嘗慢侮不信云云
 絮自論成佛至稱荀彧有良史如董狐則南巢之事必
 也
 以叛書牧野之爭必以弒書論荀彧或曰荀文若聖人之
 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豈教操叛
 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差罪差義
 不得已而受之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
 宜二切末減按左昭十四年叔向三數叔魚之屑屑屢
 次也又碎也刑名申韓之學刑法狙詐狙猴也按揚
 輕也苟也拔本塞源詳見第九篇取舍先後以王氏
 狙善詐故名拔本塞源答李伯諫書
 言工訶詢亮何切大言怒責謂工於訶責人

與汪尚書范文正

名仲淹字希文官行狀明道行狀也按

五六聞汝南周茂叔論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未得其要
 汎濫諸家出入釋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
 粗發其端按橫渠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洸西年二十

答汪尚書先賢取舍

結上文兩程專以西銘函莽莊子耕

註不用此序傳序下落歸宿即西銘之書也即莊平易蹉

過按平易二字與下文高深遠大相對而言則蓋指日
 積漸有得而學者忽優柔厭飲之使預春秋序曰優而柔

趨之忽然有見超頓悟叙秩命討見書臯稽天按莊子
 天註稽呂榮公家傳榮公名希哲字原明正獻公長卒

章誦其言按呂氏家傳卒章曰公晚從高僧宗本修顯
問二程何以却佛公按矛盾曰只為見得太近按矛盾曰建於兵車盾與楯同所以
殺身韓非子楚人有鬻矛者曰吾矛之利刺無不陷又
譽其盾曰吾盾之堅物莫能陷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
盾則何如其人不
能應○餘見本註

答汪尚書論家廟至和之制仁宗至和中政和之制徽宗

中所制昭穆按昭明也穆深遠也合食太廟時坐北向
禮律昭穆南故曰昭坐南向北故曰穆昭常為昭穆

中庸或問三公八命按周禮春官宗伯以九儀之命正
牧九命作伯註諸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反有所厭

侍從官如待制之類下文大幕職官幕府三少傅少保

適士疑今之品命數準品數以九命準七廟五廟按漢儒

子二昭二穆與太祖及文武世室為七廟諸侯二昭二
穆與太祖之廟為五廟太祖及世室百世不遷高祖以
下親盡迭毀程子之言蓋用此說也先生初亦祖其說
後來用劉歆說以三昭三穆與太祖廟為七亦見中庸

或雖三廟止及於高祖按大夫三廟當祭二代一廟祭寢當祭禰
而已至有大事方始省君干祿及其高祖非常設主入
廟也詳見語類講錄三廟者高曾各一廟祖考並一廟

一廟者四代並一廟疏數言○餘見本註

答汪尚書宋公以下文力非不是及奏授之官等語非族
之祀按左僖十年狐突曰神奉嘗之按漢朱邑傳邑病

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
孫奉嘗我不知桐鄉民註嘗謂蒸嘗之嘗也

與汪尚書郭譙胡劉名見本註郭胡亦見第六篇按譙本
白水師謙公此云劉丈疑或為白水也黨事按紹聖元

白水師謙公此云劉丈疑或為白水也黨事按紹聖元

白水師謙公此云劉丈疑或為白水也黨事按紹聖元

白水師謙公此云劉丈疑或為白水也黨事按紹聖元

白水師謙公此云劉丈疑或為白水也黨事按紹聖元

白水師謙公此云劉丈疑或為白水也黨事按紹聖元

白水師謙公此云劉丈疑或為白水也黨事按紹聖元

白水師謙公此云劉丈疑或為白水也黨事按紹聖元

白水師謙公此云劉丈疑或為白水也黨事按紹聖元

白水師謙公此云劉丈疑或為白水也黨事按紹聖元

白水師謙公此云劉丈疑或為白水也黨事按紹聖元

白水師謙公此云劉丈疑或為白水也黨事按紹聖元

白水師謙公此云劉丈疑或為白水也黨事按紹聖元

奪元祐宰執司馬光呂公著贈謚四年冬言者涪陵漢涪陵縣唐涪州所著象學文字象謙所著有卒業謙有卒業伊川之語

與張欽夫別紙侯子名見本註字師聖二程內上內納豫

章漢郡名宋為隆興府屬江西路按先生甲申送魏阜公喪丁亥訪南軒歸皆至豫章未知此指何時也

卿未聞語錄外書第十一只好隔壁聽溪訓云言不親切

按中庸或問鬼神章侯氏曰云云先生曰乍讀如可喜

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失之遠矣程子所謂但可隔

壁聽其謂此類也蓋師聖議論雖若明白而沈浸醲郁

少精密泛聽若可好而細聞則多病故云爾不得止求

味此韓進學解文醲酒罇縫罇音下隙也縫不得止求

諸心按此謂不得侯子之言而求其心則有此氣象云更詳

答張欽夫廣仲胡寔字見擊拳豎拂拂子塵尾之屬禪家

拂子為觀心第九篇運水般柴禪家以轉移柴水之類皆為神

見擲撲不破言牢固也擲韻會作擲急擊石火電光本

語閃倏迅速之意南軒每於寬以居之按乾文言曰學

之寬以居之以聚之問以辨

與張欽夫共父劉珙字時家問二先生二尊君父止

大法文定春秋傳深特改數處如改沿為汴稱姪為猶

劉共伊川所謂云云見文集論開諸先達此下微指文

況指以水濟水按左昭二十年晏子論和同之異曰

答張欽夫今承誨諭止黷而不敬按南軒書曰古之人豈

之義或黷焉則不易處謂不可輕無害義理指俗節不

能行遠謂俗節宴飲之告朔猶言隆殺隆殺正祭而元日

履端止只用此例左文元年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

外冬至立春季秋之祭義則精矣元日履端之祭亦當然故先生答之如此

○彪丈見本註今觀所論即彪丈所乘之氣本註疑乘為

考以乘盡性止孝弟按二程遺書第左右迷藏兒今小

為是東邊索一去西邊藏此來這邊索又去那邊藏故謂之

似孤負漢李陵傳雖孤恩漢亦負

答張敬夫政成事簡疑是南軒知伯恭止不除矣按東萊

州教授舊病疑指史空無一法指禪學前日之見悞矣

謂伯聞以天命之福州一朋友李深卿福州古田人溺

非見第此事按答深卿書引中庸首章辨其一其言果

驗伯聞聞中庸首句虛實之今日上呈日唐本作以上

書講錄以爲二人卿亦疑指伯聞

與張敬夫閩範按呂東萊為嚴州教官時取易春秋書詩

于編又遍攷子史諸書凡可以示訓者皆輯之書成名

以閩範蓋謂家庭閩閩之內當講明而師法之也南軒

時知嚴州為之序見南軒集語類先生云易傳自是成

書伯恭都撫來作閩範今亦載近思錄某本不喜他如

此然細點檢皆日用切近工先達止喪志謝上蔡初以

夫不可闕者於學者極有益范醇夫名祖禹成

明道日賢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都華陽人

官至內翰入書局撰唐鑑又有三攔遮也○餘

經要語帝業八篇仁宗訓典等書見本註

答張敬夫建陽縣名屬建寧府止臨安即杭州高宗陞為西路夏端記

儀曰君子問夏口耳之資按荀子曰小人之學入乎耳

尺之軀哉轉使人薄按伊川先生曰說書學徒日眾南

軒學也中都官守中都即京師也按漢宣帝紀中都官

却不慮此所謂不以元履俯就按伊川先生曰聖人所自

指上學者只是如此而言

○類聚言仁或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自思得之只作愛

字看如原道博愛之其蔽也愚孔子曰好仁不離愛止

揣摩如龜山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上蔡云有知覺識

義見第十二篇答植填冥行見本註按手鑑植古禱字

也泥
濶處

○狀性形道按南軒書曰中庸之云中以中形道喜怒

在中之義止中之道或問以不偏不倚屬在中之中以

無過不及屬中而此則合而後分屬似不一恐當以章向

道則為無過不及之中前後分屬似不一恐當以章向

或問亭亭當當不偏不倚停勻恰當之意按伊川先生

為正下之一般體段按體猶榦也語錄解云骨子也

正理一般猶一體段按體猶榦也語錄解云骨子也

也忠恕人分理上明道先生曰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

動以天爾伊川先生曰盡己之謂忠推己尤耐咀嚼耐

之謂恕先生以此二說分屬人分上理上尤耐咀嚼耐

愈有味也忍也凡物味淺入口味已盡惟其味雋永愈嚼

也亦見嘯切賢愚皆獲其益按明道行狀曰先生之言

也亦見嘯切賢愚皆獲其益按明道行狀曰先生之言

成人材尊師道明道先生嘗謂伊川曰異日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
之則予不
得讓焉

○却不思先生自謂也其意前說之非為有類聚言不過計
之憂上同

○已發止裏面按南軒書曰在中之中作中身之中未安
哀樂未發此時蓋在乎中也只是涵養才於此要尋
中便不是了若只說作在裏面底道理然則已發之後
中何嘗不在裏面即事止底道理按南軒書又曰性之體
面乎幸更詳之即事止底道理按南軒書又曰性之體
是固道之所存也道之流行即事即物無不有又未嘗
箇恰好底道理是性之體段亦無適而不具焉
不在於此此即事也程子止觀之也見伊川先生語詳常挾
止自隨此物即未發之中也此書之意蓋謂時中之中
與在中之中只是一事但有未發已發之分非

各自為一物判然有中外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
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
有二物者是也

○立象盡意傳辭張閔中按伊洛淵源每程門人不書雖

未出易書謂東見錄元豐已未呂與叔東見二程先論橫

渠止且道敬按東見錄曰橫渠教人只謂世學膠固故

就道理來然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蓋橫渠以

清虛一大狀天道故伊川謂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

○所引家語南軒以中庸二十章下所引家語為籠罩以

自物無緣脫出而無所見欲以明道為法按南軒書
生所謂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傳之耳
此乃讀經之法若必求之他書以證恐却泛濫也

○如云止光燦燦地引釋氏之言也兩箇主宰猶言兩心

心觀心之病詳見大全觀心說

○五王之事按中宗神龍元年張柬之等討武氏之亂復帝位遷太后於上陽宮上尊號曰云云敬暉

暉等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與韋后日夜讒暉等恃功專權將不利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上以為然

封暉等五人為王尋貶諸州刺史又貶遠州刺史為三

殺武嬰按武后時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十二字以

自一言之失按中宗欲以韋后父玄貞為侍中裴炎固

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廢為廬陵王募兵北討按武后

幽廢別所遷房州均州後還東宮

年命太子為河元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說李多

不稱千人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

祚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

苟利國家不敢顧身遂定議逆探未形之禍指韋后三

言按南軒書曰中宗昏庸如彼以嘗欲傳位后父執罪

並廢選立宗室一人以老嫗罪惡告廟誅之義正理順

○兀兀貌不動強輔猶言勝尋復失之謂失其走作胡走止

云云故先生答之如此○餘見本註

酒例先生時有戒省事少事前輩止自修東坡詩云貧家

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傷急不容耐按南軒書

下士聞道大笑之本出老子

書云兄猶有傷急不容耐處杖又恐伯恭却有太容耐

處然吾曹氣習之偏乘間發見誠難消化云云故有此

應去不能晷刻延忍有此病也擇之見第九篇與伯恭

相聚以下文論子壽兄弟氣象觀之疑子壽兄弟子壽

是寒泉送至鵝湖時也詳見下

齡字兄弟皆鄉約止如所喻南軒書曰鄉約甚有益於

見第五篇

風教但在鄉里難揀擇不擇害事

○答敬夫孟子說疑義按南軒嘗著孟子說先生就漫水廣

大貌又去聲蓋汗漫之意也○餘見本註

○俊音鑄改生面猶言新面二禮按大全此書上文云近却者

却覺不甚費力故此云然無事生事謂無事中心又

○答張敬夫子澄劉清之字馬范出處按南軒書曰近得劉

夫避世金馬是何議論金馬豈避世地邪范淳夫草木

同溫公修書事自不同溫公所稱意自別云云詳見第六

言其叢雜不得力學不得此責與書兩語詳見第六

○儻侗不分直截止倒海喻天命人心流動無停息浩浩

大化天道之一家止安宅安宅指此心主宰知覺為體

立命底基本故曰安宅方往方來按大全第二書曰只

與孟子之指略不同也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

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餘見本註按中和舊說序

云予早從李先生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

亦未之省也已丑春為蔡季通言之忽自疑復取程氏

書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亟以書報欽夫欽夫復書

深以為然云云

○此遣書比猶也安排猶言作天機語出莊子按溪訓云天

沒頓著處無安維繫船舵正船明道止纖毫之力按明

生曰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上

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

蔡所見透徹按上蔡語錄曰鳶飛魚躍無些私意上下

若指鳶魚而言則上面更有天在下面更有地在范伯
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

崇名念德見第七篇邵武縣名晉為昭武宋屬福建路○餘見本註

問張敬夫遺書二程遺書凡二十五篇按題註及講錄以

引中庸序說直以形氣所發為人欲語類諸書亦多此意當參攷答季通書見第十篇以為魚飛

躍明之按明道先生曰鳶飛魚躍此一段子思與緊為

同活潑發地

答張敬夫本語之失先生謂所謂動以人云云子亦程

答張敬夫問目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明道語見遺書第陳

經正貴一字永嘉人程門知言胡五峯所著書名和虛空沙界

和猶合也沙界猶言世界按西域祇園精舍傍有恒河長廣四十里佛對此說法以河中所有沙數比世界云

○自舉措自吾至打不過處南軒問目中語也○按大全

意如此也打為也過猶了念念止打不過處當為句謂

也言更無做不了處也南軒解論語志於仁無惡之

過處之有無也按向文簡敏中初拜相真宗使人往觀李季章書有張子韶孝經首經註首

又論仁說仁說先生所著生之性按或問仁與心何異伊

生之性便是仁講錄云愛其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

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孝悌其用詳見論語君公

者所以體仁按伊川先生曰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公

人體之仁前三言仁愛後一言也公以情為性以愛言仁

性歸宿按溪訓云猶言也終所止定處也

若指鳶魚而言則上面更有天在下面更有地在范伯
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

崇名念德見第七篇邵武縣名晉為昭武宋屬福建路○餘見本註

問張敬夫遺書二程遺書凡二十五篇按題註及講錄以

引中庸序說直以形氣所發為人欲語類諸書亦多此意當參攷答季通書見第十篇以為魚飛

躍明之按明道先生曰鳶飛魚躍此一段子思與緊為

同活潑發地

答張敬夫本語之失先生謂所謂動以人云云子亦程

答張敬夫問目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明道語見遺書第陳

經正貴一字永嘉人程門知言胡五峯所著書名和虛空沙界

和猶合也沙界猶言世界按西域祇園精舍傍有恒河長廣四十里佛對此說法以河中所有沙數比世界云

○自舉措自吾至打不過處南軒問目中語也○按大全

意如此也打為也過猶了念念止打不過處當為句謂

也言更無做不了處也南軒解論語志於仁無惡之

過處之有無也按向文簡敏中初拜相真宗使人往觀有無賓客親戚飲宴者蓋宋時俗語如此也第七篇答

又論仁說仁說先生所著生之性按或問仁與心何異伊

生之性便是仁講錄云愛其情按或問仁伊川先生曰

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孝悌其用詳見論語君公

者所以體仁按伊川先生曰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公

人體之仁前三言仁愛後一言也公以情為性以愛言仁

性歸宿按溪訓云猶言也終所止定處也

○於此識得仁體指上文愛之之天地萬物血脉貫通按

軒仁說曰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

非吾仁矣復見天地之心易復卦濂溪云云周濂溪不

見大全曰與自家

答張欽夫諸說按此指論仁說及語孟印可按維摩經佛

可之語默之間中庸諸說也詳見大全天地之心也按大全

慮未萌固坤也而知覺不昧則復矣中庸或問曰當至

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以爲坤卦純

也今以二說參攷則良之所以止不見其人曰良其背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元咎本義良其背止於所

當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

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蓋良

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

皆主夫靜焉所以得死咎也敬則心之貞按易大傳貞

也常也物以其孟子才高止有用力處按語類曰孟子

意思說一體認字蚤是遲頓了孟子孟子大段見得象

見得快說話似獅子跳躍相似且如他說惻隱之心便

是仁之端羞惡之心便是義之端只他說在邦裏底便

是似他說話時見得聖賢大段易做全無許多等級所以

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云云先王之止閉關

若顏子則博約克復有地頭可用力也先王之止閉關

復之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

不省方傳曰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而后能長先王

順天道安靜以養之在人之周子言主靜止仁爲本中

身亦當安靜以養其陽也仁義與太極圖說解分屬之異見本註按記論性答藁

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
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為本爾
而置之謂以靜以活動之所本置察夫動以見靜之所
并引此書而其易置
皆如此○餘見本註

第四篇

答呂伯恭涵養止致知

按此十箇字為二十篇中論學宗旨
目前後許多說話無非一貫貫來

當熟洗心易大傳曰聖尊而行之止高明光大
玩之則高明行不為異端止所拍牽
東萊嘗以為異端
其所聞則高明行不為異端止所拍牽
東萊嘗以為異端
故先生屢戒之

道止之句
按明道答韓持國詩
別撥異端邪說當如此
欲以此止告語之
按東萊書曰往在金華兀然獨學無
與講論切磋者間巷士子舍舉業則

望風自絕彼此無緣相接故開舉業一路以致其伊川
來却就中間擇質美者告語之近亦向此者多矣
學制按元祐初伊川承朝命私試止舖啜
試如今鄉學考
其食猥屑煩猥瑣
之類

○立彼我較勝負

按東萊書曰所論渾然無所不具之中
精粗本末賓主內外有不可以毫髮差

者識為至論喜合惡離之病
治尤切數日玩味來誨
有尚未論者復列于別紙
所以喋喋煩瀆者政欲以明
辨審問懼有毫髮之差
初非誹謗按揚子曰
誹謗者天
世俗立彼我較勝負者也

切爭設使顏子之時云云
按東萊書曰以吾丈英偉俊
聲功禽縱低昂之用為持養
斂藏之資恐當以顏子為
謙輟

人按揚子曰有學術業無心
顏淵註學術業之外審時
措之宜獨善各適其宜是也
伊川止所論按伊川勸
仁宗行王

道書曰出處無常惟義所在道非大成不苟於用顏回

曾參之徒是也

也上蔡止異處與謝氏論語說曰揖遜之事天與之人

人豈有二心哉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事故如此

征誅之義固不如此儀鳳之容然聖人豈以我所遇之時

聖人之意豈不曰舜與武王同道蘇氏止唐景之流唐

景差皆楚人以詞賦見稱按東萊書曰孟子斥楊墨以

其似仁義同時如唐勒景差之輩浮文麗辭未嘗一與

之辨豈非與吾道判然不同不必區區勞類舌較勝正

負邪蘇氏之於吾道非揚墨乃唐景也何必深辯

獻公家傳正獻見本註家舍人文名見本註乃東家學

東萊為正需公謝公之說禮為本大要欲得正容謹節

五世孫故云然其門人下梢頭弱於刑名度數之間問橫渠教人以

禮為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曰既有知識

窮得務理却從敬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從上猶從閑邪存

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從上猶從閑邪存

其誠言辭若言所以正止釋氏所見按東萊書曰謝先

事威儀不察所以然則非禮之本若致其知則所以正

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云云故先生答之如此○餘見本

註

○近事曲折近日時事曲折疑是南贊助為多疑指東出

入止無咎復之內豕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无咎傳曰生

一陽始生不能勝羣陰必待諸陽之來能成生功也

所謂朋來无咎也喻君子之道既消而復必待朋類漸

盛能協力以勝之按東萊書云近事頗有陽志重慎戒

復之漸但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大索致意耳志重慎也

○了然猶明今以靜止非靜之用按東萊書曰專指中與

云寧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是靜者用之源而中正仁

義之主也又云仁義中正皆主乎此非謂中正仁義皆

靜之用而別有塊然之靜也人生而靜天之性杌視

也乃中正仁義之體而萬物之一源也云云

先言書卷一

三十一

忽反樹無枝也槐字他無所考揚子雲太玄擁有一云圓則杞視疑與書概隍同義○餘見本註按先生集答李剛而李宏仲書論此義甚詳

○論治固有序

按東萊書曰向見論治道書如欲做井田之意科條州郡財賦之類竊謂此固為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啓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眾建正人以為輔助待上下孚信然後為治之具以次而舉儻人心未孚驟欲更張則眾口譁然終見沮格雖成功則天非君子之所計然於本末先後之序有憾焉則理事精粗如論愛牛屬理與精論不可不審也

○泉福福州郎中文

見本註名大器字治先本中從子曾萊居契舊之故疑郎中與章婺女即婺州屬浙東路玉父憂契舊之故齋有契分

東萊祖父隨高宗南渡始卜居金華

○汗漫歸宿也

無於此漫而指戒汗

○教告諄複

按東萊書曰君子之動靜語默雖毫釐間有大小為本根之病則一也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者意其為心之正既而以雕鏤之費用度之乏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於自恕而浸與初心不類乎蓋吾徒講學致須於日用間就事上商量似為親切故欲以未達處請教耳觀其生志未平離羣索居記檀弓子夏曰吾離之義亦恐當深玩也

○謝遣止自治

東萊書中語也兩恨字上疑一誤或云下抄錄文字所謂抄取東萊稽其止可議字稽其所敝記緇因自家

不能詢出之致少訶其出少訶其言也訶之訶謂此為有可議者

○薛湖州

見本註詳見第七篇

○飽經歷真切磨

按東萊答先生所問曰五六年每見誨示下而復高高而復下非飽經歷真切

磨何以臻此用工之實進德之新於此可窺云云辭免文字見本註按大全此書在東萊遭喪翌

年故書中有孝履支福之語疑是癸巳改秩宮觀辭時也且書中有特依所乞差監嶽廟云云而丙申辭秘即無乞嶽廟沈尹止去此沈尹未知為誰去此間也得報得廟堂

拈出拈平聲指取物也謂韓前此亦未知謂未出也

大家猶言大段大都也彼亦止誠然謂韓丈以先生辭再

授止嶽廟元官猶前嶽廟南嶽廟也乙酉五月先生辭武學博士請祠差監南嶽廟至是又進呈

乞嶽廟辭武學博士請祠差監南嶽廟至是又進呈也

康節打乖止辭受之正打乖見首篇答伯恭書按仁

薦廉節授將作主簿後舉補穎川團練推官皆固伊川

再授止遂巡解去西監西京國子監也元官即西監也按伊川先生初為孔文仲所詆罷講

官差西監三辭再乞致仕皆不報尋丁太中父憂去官

紹聖四年送涪州編管及徽宗即位移陝州還洛權判

西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

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

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然

後唯吾所欲爾此即叙復元官而遂巡解去者也疑東

萊引此欲先生勿辭直截謂講解簡明者亦曰直截

故云事體不相似謂講解簡明者亦曰直截

便為盡以此意按新本大解紛老子曰解其紛註解其

○子澄去就未知何事周子克周丞相此指子澄去就疑

時也秩宮觀親切用工處東萊欲子相見東萊與子

○梁公至此梁公見本註至始知止由衷謂梁公至此親

果由衷也請無致力處謂今茲辭職之請託梁公言諸

朝廷之事無致叔母按世系圖先生有叔父程字大年

二公之鄉民止費力按年譜辛卯八月五夫三月初立

人共掌是時遇凶歲鄉民仰哺故云

○哀多益寡傳曰山在地下是地中有山謙君子以哀多益寡

於事則哀取多者增益寡者東萊書中患講學工夫多

克己工夫少欲姑緩講學而先克己如易所謂哀多益

寡方得恰好云故先生此二事即講學足目俱到

兩進按東萊答書曰所喻致知克己不可偏廢甚善

○屏居屏去聲展墓記檀弓顏淵謂子路曰去國而反

視故謂也退也廬山小庵按大全雲谷記曰雲谷在建陽廬山

勝日晦庵云云而年譜乙未七月作晦庵有因作草堂

記蓋庵成於庚寅而記文之作在乙未也悵辭未報

止且爾偷安謂辭即甲午三月改秩宮觀若不將上以致其

悵終是不安於心不若將上而不見之愈也今幸將

上暴其私慳如此是為且爾偷安也將上解見第二篇

與雷丞相書續博物志如此為爾○餘見本註

○小兒按先生長子塾字受之嘗從東萊學

○見徹克盡謂知見透徹

○懷王見本註會稽故越地與天台鴈蕩見首

額滿留此勝槩指台蕩津遣猶治袞袞連續不所戒次

○疢疾疢疾其間凝聚節宣左昭元年節宣

○幼弟東萊之弟也功衰大小功衰也襄事左

第當為

十五年雨不克神觀觀去聲容神為人所觀故曰神觀
襄事註襄成也如才觀辭觀之謂一云精神儀觀
叔京何編字見第八篇寒泉按先生葬母祝頌人於建陽後山天湖之陽名其齋曰寒泉取凱風

○枉過得兩月款見本註是時同編近思錄五月末送奉至鵝湖陸子靜兄弟及劉子澄來會

告猶承也稅駕猶解駕也李斯傳吾未知所稅駕也信後信書信也即上至

彼至蘆也季通蔡元定字鶴湖生荷舊名荷湖後才龔氏

蓄鵝於此故見第十篇密切處心地上隱微就此指小作工程也

鄧度謂小作工程之節制法度也○餘見本註

○苦淡攻苦食也恐無此日按似謂無進步之日講錄以為恐無苦淡之日更詳之

○近甸近畿甸也以方辭賦故不欲至近甸旦夕歸婺源丙中將省墓時也

○區區此行即丙中省墓時也至衢衢州名屬浙東路不欲多歷郡縣恐

有官府迎浦城縣名屬建寧府城寺疑是衢遲明音值待也常

山開化亦皆縣名屬衢州深僻去處去語辭猶之踰音值待也踰

退伏也金華縣名屬衢州石巖寺東萊所期會處

○放此接之效與倣同謂欲倣兼看經史之言以接引來學者也向外向史學也

○昨承遠訪先生發源之行道經浙乍到猶纔到也道間與季

通講論季通實從之其源皆在此指上文少存養頓悟

頓遠也禪家一超頓悟也

○前月至昭武止旬日而歸見本註按長沙之行首尾五

奉祠家居無辭官事而書中有辭受之說大全此書未端又有論近思錄數條則必是乙未以後事而以書謝

韓文云云又與首篇答韓尚書書相類端明黃文本名見
恐為丙申辭秘書郎時事也當更攷嘗為端明殿學士見第六篇
淺之為丈夫左襄子語辭受之說即
秘書郎時首篇與東萊書極言因辭得欣厭利害
遷之不可東萊復書諭及辭受之義也欣厭利害
也

○新除按丙申東萊除秘書郎兼國史諸公止紛紛矣按

宗欲獎用麻退之士參政龔茂良以先生操行耿介屢
召不起為言韓尚書亦於上前及先生姓名遂有秘書
之除先生力辭得相故云不俟履記玉藻君召鄭自明
云諸公疑指龔韓之類在官不俟履鄭自明
見首篇蓋其上章直進為莊子進為大兒止如何塾未
言之後無復繼者而無世進為大兒止如何塾未
而東萊將入都故叔度見本註親去聲惓叔度止親事
問其當如何處之謂婚曰親與叔度約塾昏未及成
故欲其催畢老婦今人劉氏白水一言速之要東萊勸

其親事○
餘見本註

○兒子止其毋塾自發歸在一體按儀禮喪服傳夫

辟半也韻書通彼術指宛轉回祠命見前書本註

○差彊人意後漢吳漢傳註瞑眩書說命若藥不瞑眩註

藥而毒者甚起發人意綱目重修先生因溫公通鑑修綱

蓋又重日瞑眩須求止隱括揉曲者曰隱要東萊為一勘正溪

訓括當從木大義例如蜀漢正統揚

○純叟按大全詩題純叟姓劉亦作厚叟嘗於後面角頭

名堯廖子晦德明字見第十林叔文未徐誠叟按誠叟

逸平受業程門人得諸心誠制古浙求館容者當時士

館賢人以爲師法或令教子弟謂之館客

○進長著廷按東萊薦叔文爲某家館客也行膺將也

膺猶當也一向如此止大倫廢闕先生時方辭南康之命東

大倫或至廢闕云云庸繆韻會名與實爽曰

○末疾按左昭元年醫和曰天有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

根本完固謂稟受培養得

○自發鉛山後赴南康時由叔介姓潘疑是已出都門按

兼進文鑑除直秘閣舍人陳騫論其已交郡事交交代

康郡廬阜見首篇與漱玉按漱玉亭在卧龍庵西開先

如漱玉二峽聲如雷霆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

險莫過於簡寂按簡寂觀在開先寺西陸修靜嘗居之

未間未相見間

○學中南康郡元範教授元範見本註亦見第一濂溪止

配食一統志祠劉凝之父子按凝之名浹號西澗有高

穎上令即發仕歸隱廬山歐陽公作廬山高以美之子

爲詞以哭日凝之所居之堂曰冰玉事見張文潛冰玉堂

記李公擇按公擇名常建昌人山谷舅風度凝遠與

書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既去山

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

及先生十四詠陶公栗里陶靖節居尋陽歸宗寺名在

西亦十四日子無多按大全此書首有走价請病之語

谷簾

廉王谷水簾泉瀑布散垂如簾形故名亦瀛溪書

堂

按瀛溪先生本道州營道人嘗知南康軍即築室蓮

瀛溪

以名之北復鴈門之騎會宗言也復猶補也騎謂奇

雙不

周先生之子詩據詩集山北紀行

○玉淵

按玉淵亭在郡北二十里淵中白石如卧羊者臣

龍庵

按庵在西澗西三里蒼崖四壁怒瀑中瀉大壑淵

作庵

其傍畫武侯像於祠以祀之書武侯制表中語弘

毅忠壯

志身憂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十六字於楹間

亦十四

詠之一有記見大全俸金皆捐俸而屬西原隱

蓋因名

取義非有侯故跡也

者崔嘉

彦董其從官民盤薄按莊子宋元若將畫圖一

咸無預

焉嘉彦見別集盤薄按莊子宋元若將畫圖一

箕踞

自此徑去東萊門下至同中子生第二子堃字文

○教官

授也挑覆授書以考試也侵官語出左文六年瀆

告再

易蒙之彖曰初筮告文翁漢文翁景帝末為蜀郡守

小吏

開敏有才者十餘人詣京師受業博士又起學館

於成都

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明經飭行高者

補郡

縣吏繇是大化蜀地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令郡常

立學校

自文翁始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衣

唐德宗時人建中初衣觀察福建始闢人未知學衣

饗與焉

由是歲二病繼上文故差擇一二根治謂差擇

貢士

與內地等一病繼上文故差擇一二根治謂差擇

胥及權

豪之尤者而諸縣南康屬縣有都丞佐南康佐

治之根

治猶根究也諸縣南康屬縣有都丞佐南康佐

追人吏

如令監司監禁猶囚斷遣以遣罪速慢稽慢判批

也諱人

指目諱猶避也指目也要作止底事謂欲作幾多

先言言金子才考一

四十五

之蔭補迪功郎

差監湖州酒庫

事此等事按大全此文有乞減星子懸稅錢及韋蘇

州按韋應物河南人性高潔工詩唐此中忽往按庚

事貞元初為蘇州刺史有集十卷此中忽往按庚

流離四出視其田廬無異逆旅之舍云云二祠濂溪祠

堂因舊設像因舊郡學劉凝之庵亭并門按先生就劉

作清淨退菴取黃山谷詩誰能四十年保此清淨退之

廬山高詩丈夫壯節似君少之語立門送代止送香藥

送義未詳蓋前任南康與先生交代者折送香藥之價

也或云唐制民稅有三品一曰送使者疑送代者亦此

類香藥疑如庚子封不應得者於義不椿管椿株江切

事拋賣乳香之類也當受者椿管椿株江切

不動之物管是管庫之管蓋蓄財不輕動用如杖之不

備此云椿管即其遺意先生在南康頗有修造事東萊

慮其煩費有害故答之若曰此非破用官錢實用香藥

價及逐月供給中不當園中蓬蒿或云指官事或

得者儲蓄而為之耳

○塵空全補闕切塵也後此來在南康茆音卯鳥

○尊嫂按東萊兩娶韓元吉女三娶伉儷伉敵也儷

傳謂諸公之舉行別籍止者數

得不許辭意若止為答者

免之報也

家按宋史開寶九年太宗詔曰臣化之本孝弟為先或

曉論文略曰禮經凡為人子不蓄私財而律文亦有別

籍異財之禁蓋心母在堂人子一身尚非自已所能專

有豈敢私蓄財貨擅據田園以為已物此乃天性人心

自然之理先王制禮後王立法所以順之而不違也

又榜曰如有祖父母父母在堂子孫擅行違法分割田

產析居別籍異財之人仰遵條法嚴抹改正侍奉父母

和兄弟同管家務公共出

納和兄弟同管家務公共出

送官物不得拖欠云云

○子壽相見東萊與陸子曹立之名達見第渠指立

○荊州唐改江陵府宋屬湖北路南軒信陽郡名屬南陽府鄧州事見

本諸人頗不直時議以南軒所

○問花隨柳按明道先生任鄂縣主簿時有偶成一絕屬

黃子厚隸書子厚見第八篇隸書秦程邈欽夫不起疾

按南軒以淳熙庚子二月卒于奏請數事如劾奏劉請

祠再報按是年正月不自此餘見本註

○上饒縣名信州亦名上饒尤延之名衰見

○自被報聞祠未報也前日妄發見本註其中極言選

力正心術黜權倖以立紀綱之意且云莫大之禍必至

也後省按第二篇與趙相書本註作給事中蓋宋建交

下省恐不密失身階君不密則失臣不密則失身

行李按左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註行李使人也冀幸

萬一幸其或酸噎噎又作咽祭文東萊祭一篇先生

文因此謂因此書盛文祭即上福狹自謂此一節即上文

言使言者四亭八當均亭與停同謂四方凹凸凹音坳又

也或曰凹本坳凸本垤未如是也偷心按荀子曰

偷則自行蓋是如禪家流注想上說止不入申使臺

請頒條教而闌珊凡物餘殘欲盡之不敢作此念自事

廢弛皆所謂此念為狂妄之舉章事也荆州見上換

有經心以下至因循

却主人

先生方辭南康若得轉步猶回立碑元範欲為請則當解歸故云

南老兄

指元道人於善導同太陽餘證人稟陽氣多則病有太陽之證

先生每患氣質過剛力加醫治故言猶有未盡之餘證也

○早災祈禱止竭盡駑力

按先生知南康之明年庚子夏秋旱甚盛暑中禱祀山川却盡

暴露蔬食踰月恐懼囊封付出降付後省積其止而發

按東萊書奏封出於忠憤懇切固不可過但以鄙見但

言之不若積此誠意當其可而發乃深厚有力爾

恐如止大椀不托按先生集答李剛而書曰雪寒為麥

哀我窮人今被雪寒凍死不知明年何人享麥豐之樂

喫大椀麩食乎先生上封事言多觸諱上意叵測東萊

戒之故答云我今若因此得罪正如雪寒凍死之人不

知何人得意恣橫反享其樂邪鄭愚伏曰雪為豐徵而

違延君子先敗則未及收積誠之效故引此諺以喻之

云云不托謹密止不得漏洩按東萊與先生書曰此得

重出本註微及有達白之意如舅氏靜密固無害萬一於親舊書

亦復及之非密贊聰明之意播揚招悔吝尚所不論繼

此望深以為戒也故先生答有調護者止譴怒之意按

之如此而歎風俗之日偷也史云孝宗見封事大怒云云又年譜云當事者始欲

駁同列喻解乃止東萊書曰似聞揆及新參皆嘗於榻

前調護雨露太勝雪霜良固君子之所耻要當無忿疾

之意若霜雪太勝雨露新參庚子五月參知政事公以

則不可故答之如此承氣證當服大承氣湯之急下四君子湯

承氣證止四君子湯按醫書大承氣湯急下四君子湯

補真氣虛弱短少喻時事危急副手或以為的當之手

而新參所為却失之寬緩也副手或以為副貳之手

未是稍工也篙師

○弘大平粹按東萊書曰張丈祭文後篇情義至到讀之

道之志屹然益堅幸甚願言勉之使弘大平粹則見稟
諸行事垂諸方冊皆可以為後學模樣吾道之幸也
賦止分數按東萊書曰稟賦偏處便使消磨得九分觸
爾可

○閏月止合符見本註按辛丑三月南康自彼取道分寧

彼謂南康也分寧女弟先生之妹為劉彥集子翔妻替

後替與遞同謂遞南康後山南止書堂山南庵觀瀑布

北濂溪書堂所在按四月六日謁書堂濂溪曾孫正卿

玄孫濤等為設食于光風霽月亭詩集有山北紀行十

章子靜舊日止作禪會耳按先生在南康時陸子靜來

白鹿洞書院請升座為諸生講說舊日規模指鶴湖議

論也定本猶言規模也蓋子靜之學全主心地上工夫

欲將許多意見議論定本一併掃除故先生以為邪意

見閑議論固不可不去若并正意見好議論而去之則

是將流入於空無定本底道理即上文隨病救藥方擬

寂而作禪會耳湖南初擬向湖南也偶復蹉跌因喪滅不成行好處

止掩覆如上所稱氣質淳實及為子澄相聚止湖口渡

頭按先生謁濂溪書堂時劉子澄來謁請為諸生說太

極圖義湖口禹貢註彭蠡入江處西則廬阜東則湖

其南鄱陽清漲云云亦見山北紀行詩註

○一出兩年按己亥三月知南康仙洲止一往按一統志

劍州城東有山介兩水之間俗號仙洲大全詩集遊仙

遊密庵記即疏雜殺榛草也每書謂所論著之每書

也此時事也

○程子嘗論之明道先生曰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

何也此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

則存舍之則止然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慙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別紙參前倚衡東萊解論語參尹公尹和靖此只是止頓

放處按頓放溪訓云安置也尹公

學者止常以東萊戒朱門有精神而醇按邵康節詩人貴有精神精神

多不醇有精神而醇為第一等人

懲創止倚著見本註按東萊答先生書曰言仁錄所疑

論學之難高者便入於異端平者浸失其傳為勤訓詰惇行義輕重不同然要皆是偏耳如寄示諸說固足以深揀窮大失其所居無所倚著之病然天下基脚本

養忠厚止之論按東萊答先生書比方前革議論雖各有疵然要可養忠厚革澆淳自當兼存也

自不相妨厚革澆淳不相妨

論淵源錄先生撰伊洛淵源錄時明道言止共政按元豐

宗崩明道先生以汝州酒官來舉哀府治既罷韓宗師問今日朝廷之事何如先生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宗師曰二公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若使自變其已甚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信不實忠直難與言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信不及謂不能信

折柳事按伊川侍講一日講罷未退哲宗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

不傳疑之法春秋桓十四年書夏五穀梁

范公祖下卷淵源錄葷素葷五辛之類禮齊不茹葷茹葷則當食肉矣素素食也

同列范公與東坡慮彼忽此此彼謂東坡鄉黨游好與東

坡省蜀人也辨理伊川之奏按元祐二年伊川被孔文仲誣

以爲竄涪州後則涪行在紹聖四年恐記誤○餘見本

註

答呂伯恭奇卿未諸賢奏疏如賈誼鼂錯董仲舒劉向封

以東萊愛說史學故於此深戒

答劉子澄監南嶽廟按先生自紹興戊寅至乾道乙酉連

主簿學士職今結倫是時子澄兼學士外官或兼帶內

簿學發軔輒撥之發軔猶言發程進塗仕進之塗韓鄭

關說學按左昭十八年原伯魯不說學枉道猶迂夫人

應上文人或以務學之名歸之及道聽於人等語

○侵畔侵正學而自是而憂之是指異體用本末

知用也未也

○追答往昔子澄自以從前枉用煎熬煎熬也熬亦煎

留在宵中迫切止不誠伊川先生曰志道懔切固是誠

蓋理自有緩急觀天地之化可見

○卒章按大全本書有答問所問及此事末二者

者一說爲義此則嫌於取名避名則不能爲義此爲疑於二者

與劉子澄建安帝後漢獻荀淑正言按後漢書荀淑字季和

句安帝時徵拜議郎去職還鄉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

地震之變淑對策譏刺貴倖爲梁冀所忌出補朗陵尋

棄官歸闕居養**爽已濡跡**按淑第六子爽一名諱字慈志年六十七卒
 遭黨綱隱居十餘年以著述為事及董卓專命復徵之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卿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徵至是九十五日畏卓不取不至見卓忍暴必危社稷與王允何顒為內謀會病卒危擘曰爽已黃髮未十旬而取卿相議者疑其乖趣舍余以為君子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苟公之急急自厲其濡跡或為衡婿操臣按後漢書或字文若淑之第二子經衡女或少有才名故得免譏議然典論云紹慕衡勢為或娶之為論者所議云董卓之亂或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聞曹操有雄略乃去唐衡桓帝時小黃門史從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
 唐衡與單超等五人謀誅梁冀皆封侯世謂之五侯自是權歸宦官萬分有一之官而稱衡為唐兩隨言隨意所為不定也按此言黨錮殺戮之中真以為之覺得此止參前倚衡禍使一時士大夫剛直之氣摧折無餘便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曲為全身就事之計此其邪說橫流之害甚於於水猛獸者也必

須辭而闢之方可以息邪距諛只此意思分明參倚自不能已蓋亦傷時之辭講錄云剛大直方之氣參前倚衡則恐云云者似指第三篇答南軒
 記誤

答劉子澄君子愛人記檀弓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上蔡鸚鵡之譏**禮曲

清江臨江軍屬**有渠尚可望**指直**小學書**按溪訓云先生

幹其避主張程氏之嫌按宋史淳熙戊戌謝廓然乞戒**符讀書城南**一篇符疑

子詔禁洛學蓋程氏之學為世嫌也**拮據**拮據也本切然解其幼子以富貴利達故云然**拮據**拮據也本

到泉到泉南宗司按慶曆崇寧間置外宗正司於兩京

中移泉州陳葵按葵字叔向處州屬浙東路杜撰謂杜塞前

撰無義理底語也或曰昔有杜姓人所撰世俗啾喧止

書皆謬誤故因謂撰書無稽者曰杜撰

無人接續世俗啾喧指當世譏侮道學者而言此輩雖

道但吾人於此事無接學人弄止他不俗用佛語故紙是借

古書丹也此言子澄不專意講學只學人讀古書做文章要得似他不凡俗也他猶彼也古之不俗文者也

與河南數珠不同明道先生曰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

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不與一串數珠之為愈

也先生以子澄役志文章之末與河南夫子為此言以

救喪志之失彼其為此珠之言班范外事按班固字

章帝時人著前漢書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范曄

字蔚宗劉宋時人著後漢書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子澄

嘗就二書羅守止所有餘羅守止名見本註字見下本註

有所評騰羅守止所有餘羅守止名見本註字見下本註

漢為詞章高雅精鍊有小集十卷爾雅翼二十卷知鄂

州有善政蓋羅與子澄同官文章本自有餘子澄不與

之講學而規規於文藝之末是却非此也謂編次小學

不能補其不足反益其有餘也去非此也非班范外事

也精舍詩疑先生屬子澄以拈筆猶執公度劉孟容字

篇建昌見第二篇答詹帥書

與劉子澄襄陽之役襄陽邑名漢時南陽南郡至魏

未詳講錄云襄大家解見上答呂伯恭書所喻戲詭止

巧而然澄答云此欲詞之巧而然也情信詞巧止無

害義理表記曰君子情欲信詞欲巧子澄橫渠嘗言之

按橫渠先生曰戲詭亦不惟害事志一端把做止略了子澄

為氣所流不戲詭亦不惟害事志一端把做止略了子澄

雜為小事而應副人情止非小病時應副人情不得有

爾云故先生為解按左傳請以曹為季章即劉季章與
以為非小病為解解為解猶言分疏子澄皆居廬
陵見第零星之餘數撲合猶與湊通

○合下猶當初又於此得味此指記誦放下猶放棄也禁忌學

禁子約別說止差異底話見第十一篇詳拖泥帶水一

作拙也東萊愛說史學令諸生讀左氏奏疏至諸經
論孟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是其為病猶曳泥和

水一味猶一下梢無所据依子靜之學但主心地專廢

所据汝昭聞將護太過按後秦諸將謂其主姚萇將牢

衛護其伯起吳振字見居晦即周居晦劉韜仲名炳見

潘德夫名時良貴從子友端字端叔有弟友恭西山武昌

西攬搶按天官書妖星二十一其四曰天搶出有兩首

曰天攬雲如牛狀或本類星末銳枉矢類流星色蒼黑蛇行望之如有

亂伐亂詩意蓋指小人穎出穎也末也史毛大者功

力不到處謂學問不會廣陵歸塗按宋淮南東路揚州

時有廣衢信衢信二州名見

○建安按本漢會稽冶縣地孫吳麻姑軍南城縣十里高

九里有渠布石池丹霞小有洞之勝仙都去城去郡亦

觀在其東南隅世傳麻姑得道此山故名

苦此苦人事書院疑是常居書齋如仲叔未聞社倉疑是

社方討究也倉庫無止朽之積此言仲叔無積累工夫

辭講錄以為仲叔任社超距投石按史秦王翦伐楚撫

超距魏準距躍三百是也旋收旋支結上倉或鼓

距也

距也

距也

距也

或罷結上一軍已向渠說向仲叔看教滿肚止說不透教

聲令也後多倣此肚音杜腹也此以學當憤排之意激

厲仲叔曰須令疑難滿腹必欲相見質問而恨不能得

所謂憤也及相見後欲說疑難處至三五日之久而糊

塗與鷓鴣同義惡口小家議論猶荀子所云疆不可令

者項羽本語豎降幡豎立也幡當作子靜對語按象山年

辰冬象山上輪對五條因錄些子少也前後葱嶺帶來

法自西域入中國故譏子靜之學帶禪學氣味來也

建昌見本註然按學部通辨建昌指象山門人傅子淵

先生所但不合止狂妄但不合之意當止此得此氣力謂得禪學

被此發作謂被禪學氣力陽藏人臟腑陽伏火丹砂丹砂

藥名燥八字打開見本註又字書八別也象分

亂道誤人本漢張禹語謂趙子直入蜀趙汝愚嘗說游

誠之周居晦稱說兩人要尋止底人趙公蓋嫌兩人怕

此一等人謂畏惡直宜乎作貴人謂簡重有貴人貌

到止地位周益公為時賢相先生亦嘗推重戴溪見本

肖望溫州永嘉縣人官龍圖學士謚文端餘見本註

居官止之益子澄書中語蓋於治郡時以只押文字如

書批判署便是進修地頭猶言無處浙中止事體疑是

極力說箇幾字按通書曰誠無為幾善惡又曰動而未

朱書講錄九種卷一

五十一

力說此處止幹轉了此處即幾也幾者動之微善惡之處
若於此處看得破則食芥而美曝於日顧其妻曰負日
便可以幹旋轉移也昔有美戎菽甘泉莖芥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
蓋於口慘於腹晒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祝穆云
列子所載只如此秘寂夜絕交書云野人有灸背而美
芥欲獻之至尊後世廬陵縣名江西路吉州高未知劉
因此遂有獻芥之說廬陵治所子澄居之
章即季

○向前攙斷前攙楚成切貫刺也言以己意直向扭捏主張
見本註按扭陔有切按也捏捻聚也捺也皆用手抑物
之名言不識文義而據己意抑勒看取也主張自主已
意而張景陽許子春字亦廬陵忒大過卷子疑義之冊
皇也批在紙背先生就卷子應課程也塞白填紙面了取
後批還也

猶成
就也

朱書講錄刊補卷之一

朱書講錄刊補卷之二

第五篇

答陸子壽

按象山年譜淳熙丁酉子壽兄弟丁繼母鄧氏
憂欲於卒哭而耐後擻几筵故先生非之詳見
學節通辨亦見第十六篇答葉味
道書子壽是先生議子靜終不服
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殷程子曰喪須三年而耐
開元禮禫而耐先生曰孔子之言萬世不易但其節文
不可及周禮自始死至祥禫節文詳焉故温公書儀卒
從儀禮而不敢從孔子之言鄭氏說耐已反于寢左氏
六特祀子寢則古人之耐固非鄭氏
遂擻几筵程子恐考之未詳也鄭氏
書儀禮禮記等書先生
稱其大有功於禮學
穀梁練而壞廟
秋文二年二月丁丑作信公主穀梁子曰喪主於虞吉
主於練練焉壞廟易檐可也改塗可也鄭氏用其說以
為練而杜氏
按杜預字元凱晉征南將賈逵
遷廟
按杜預字元凱晉征南將賈逵
伯後漢平

朱書講錄刊補卷之二

伯後漢平

陵人明左服虔按虔字子慎後漢以三年為斷按左文
傳為解詁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蓋用賈服說也○周
禮廟用脩疏賈服以為三年終禘遭烝管則行祭禮非
鄭義廟用白按周禮廟用脩鄭曰脩讀曰白中尊彝
也鄭義廟用白為上壘為下始禘時自饋食始疏曰玄謂
廟用脩者謂練祭後遷廟時以新死者入廟特為此祭
故云始禘時也宗廟六享鬱人用彝今不用彝而用白
尊故知略用饋食始也云云以力詆鄭杜按鄭說謂已
此為證不分明故六非明證
三年後入廟而子壽以為卒哭後
當祔而入廟故力詆鄭杜之非
說見左傳伊川譏止役文之弊謂橫渠門人役志於儀
二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
所守不約汎濫無功語類曰這般次第是呂與叔自關
中來初見二程時說話蓋橫渠多教人禮文制度之事
他學者只管用心不近裏故以此說教之云云疑或指
此呂與叔云云見呂氏義起按記禮運曰禮雖先王舊

說即上文稱于祖父祖始之說也○餘見本註按儀禮
鬼許祭之跡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大全亦
繼善問張子謂三年不撤几筵故有日祭温公謂朝夕
其當饋食是朝夕饋當終喪行之答今世見行之禮不
其為厚而又無嫌於僭且當從之蓋先生晚年說如此
答陸子美長者美指子井井按荀子儒效篇井井其有條
連續當在此而不在彼此指子美非意之也按記禮運
詳之以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非意則是所止所有上
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非意則是所止所有上
之也註非以私意臆度而為之也西銘之意是謂以下又是
今若謂以下直說子美誤解西銘之意是謂以下又是
假設之辭其意若曰公之看西銘如此則是仁為虛名
無實體而小己之私乃是實理然則虛名與實理當有
分別聖賢於此不知有義理而妄作言語以為天地萬
物與我一體以增飾其所無之膠固二字為膠固也
仁體破壞其所有之已私也邪膠固二字為膠固也
答陸子靜玉山縣名有信州入都論易之語當是戊申

入都象山泉石按信州貴溪縣應天山形如象子折衷

時也按司馬遷曰六藝折衷於夫子語類曰折衷是摺轉來

取中衷只是中音眾又曰折衷之衷是無過些子無不

及些子正中今既不然謂不能的然實大傳按易註胡

間恰好處見太極之真體三者象八卦也初不

史公受易楊何何之屬自著易傳以別之象八卦也初不

以中而命之按子靜第一書曰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

二字出於老子聖築底言窮極之本根更無去處架屋

疊床按續畫品曰隋法輪筆調精密方之嚴兄恐屋下

父則床架屋晉毛棧惠遠子便達有餘真巧不足若此其

上疊床豈真以止上者哉而按子靜書曰易之大傳曰形

是形而謂道一陰一陽已兩下說破指不言無極則太極

萬化根本一說兩下謂無極太極也說破指濂溪也更詳之

煞與笑殺之殺與人言易止遂至被劾即與林栗論易

二篇與周丞相書老子止無極見道德經莊生止無極之野在

○項年止平心說按子靜書曰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

某嘗答曰甲與乙辨各是其說各顧平心平心之說恐

難明白云云此云項嘗有平心說及前書見喻者即是

也兩造按周禮大司寇以兩造聽民訟書呂參伍按易

曰參伍以變本義參三數之也伍五數之也引荀韓史

漢以證其義講錄云猶俗言事干或參以證之或伍以

考之以得子美止意實無他按言行錄子美始與先生

其情也扶掖終為病根云云先生答云云子美不突過止以上

以爲然而詆濂溪不已子靜因爲之辨云按子靜書云周衰文貌日勝事實墜於意見典訓蕪於

辨說以子貢之達尚不免多學而識之見非夫子叩

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尊兄之才與子貢何如如今日之病有深於子貢又嘗言初讀論語便覺有字之說支離云云蓋先生答書皆不數周程子靜詆周子無極之非因其語而條析之問未免占决卜度之失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孟之言不類

答陳同甫震之九四

按同甫書曰震之九四有所謂震遂拖泥帶水便能使其道光明乎去年之舉震九四之象也以秘書薛立萬何雖羣陰之中不應有所拖帶納甲按參同納甲法甲三從乾說乙癸向坤求庚來震上立辛出巽方遊戊從坎處起離用己為頭丙向艮門入丁出兌中間止而歸武夷精舍之建在浙東竣事後一年家遊中傷故云取困

與陳同甫意外之禍

此事合說多時此事即所謂收斂也以此收遲頓不及

事按漢書遲頓不及自處於法止禮法之論資異常俯

視一世嘗謂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堂忽較禮於分寸積累時盜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曾自謂差有一罷逐之遽疑指自浙今茲之故也下人道之禍日之長

禍同蓋深義利止并用如推尊漢唐比附三人道之禍戒之也

答陳同甫生朝庚戌九月十五日生新詞古有壽人裘

材又出機杼裘材猶衣資按漢王丹仲回懷一絲陳主人前曰如丹此緣出更歷顛沛指遭意外視漢帝唐宗自機杼遵有慚色

止架漏牽補云云按同甫書曰伊洛諸公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其說已不

能使人信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漢唐只是人欲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不過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慶日萬物何以卒蕃道何千五百年類慶元丁巳正旦先生書藏書閣東楹曰周敬王四十七年壬戌孔子卒至有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云云自孔子卒至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孟子卒凡一百九十一年則自孟子卒至先生時大約年數一千五百年

殄滅他不得 常他即道也謂道雖被人作壞而其助得不但止未見罕見也向來止分說之禍常有憾恨他同不但止未見罕見也

向來止分說 同甫自遭意外不幸之氣發於言詞之間故書首戒之曰世間榮粹得失本無足為動心者於此又以此勉之也

百尺 止一步 招賢大師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借用省得止分踈 謂戒省為漢唐李孔霍張按同甫書卓崇深負孔融李膺之氣有霍光張昭之重 夷吾景略亦同甫書中語蓋大

字 同甫要張公坐右銘 按張公名繹字思叔河南壽生寫大字 窮東 猶貧

樓臺止燕子飛 按晏元獻殊嘗覽李慶孫富貴曲曰乞兒相也 有詩云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

般看了 除故將晏詩與浴沂意思抱膝氣象作一般看

二公詩 傳良字君舉見第五書推之當是陳傅良葉適也

委之他人 同甫以先生所寫坐右銘為不切而委之他人也

雷同 謂不肯說不盡法聖賢而為又須說天地人云云皆

曲禮曰每雷同註聞人之言而附和

之謂之雷同如雷發聲物同應之也

又須說天地人云云皆

謂不肯說不盡法聖賢而為

又須說天地人云云皆

謂不肯說不盡法聖賢而為

又須說天地人云云皆

甫書中意也按其書有曰高祖太宗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所預則過矣又曰非專為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為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幸補度時日耳只消如此除亂不盡合義理也做得人底事業謂做得與而為人底不要十分止大富貴世之學者見有一件道事業也

牽礙可以立功名取富貴此等去處即上文一種道心以為利而爭慕效之也

才按韻會才能也質也又用非盡欺人止以為制亦同也通作材三才謂天地人

中繩削直削刀削也約法三章云云按同甫書曰高祖三章之法非蕭曹所能發定天下三族之令按周平王之亂又豈劉文靜之所能發哉

秦文公初有三族功臣夷滅指韓彭黥竊取止其父唐之令見綱目前編

宗初起晉陽與宮監裴寂竊宮其他亂倫逆理唐太宗人私侍其父淵劫之以起兵

下殺其兄建成及弟元吉又納元吉之後於此根本工夫即上吉妃楊氏生子明以紹元吉之後

舜相傳之心法學成人止主於適用亦同甫攪亂不傳以下云云也

之止洪憒云云按同甫書曰亮嘗以為得不傳之絕學甫之意以為道未嘗陶收司連坐法什商鞅變秦法為不傳學未嘗絕也

註伍家為保什家相連一家有罪九家不糾十莊子本發則十家連坐此借引以喻朋友相連累也

道諭譏議

○分數多少資美者與道暗合一而已與頭出頭去就猶往即孟子董子止不少假借文之事者董仲舒曰仲尼之徒無道桓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聖人止心固平聖人之於天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下大其眼而觀之平其心而參酌之不點鐵成金之譬使當道有棄物而道傍有不厭於心者

按同甫書曰九轉丹砂點鐵成金不應學力到彼反以銀為鐵也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以銀為鐵使千五百年之閒卓然而有見無乃甚息而不害乎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淘也登汰光明寶藏天命之本然查礦古猛切石類鐵爐邊查滓成塊如石零金零瑣之玉通止兩三等文者杜詩金璞無遺礦

○了得數書如章句集子雲堯夫所謂不能復成書者似時二書或已下筆未及卒業昔揚雄著太玄人皆笑之

外於聖人範圍之內也○餘見本註
韓子所謂云云懷詩第
走有出走之意言後世許多事業終不
猶恐如俗諺所謂千錢藥却在篋籬邊耳
按同甫書曰所謂不傳絕學更須討論者
用兩漢之制而已而篋籬邊物篋籬通作篋即今之篋子也

五芥蒂按賈誼鵬鳥賦細故芥蒂大風止英雄人虛全
詩云似天會事發按同甫書曰欲治一二亭子力所不
能者甚多其可及者又為風撤去洛陽亭館是何人云
云蓋同甫豪縱不檢未免心累外物會其家亭子為大
風所吹倒書來及此因稱羨舊日西京士大夫亭館之
盛故先生反諷之曰亭倒於風非君不幸却似天意會
事發此戲劇以警君君當自省况彼奢華非君子高致
又向足羨也孟子有所云云人能辨得此心則雖或更
有大風掀破卧房亦當怡然露處穩宿如此然後方為
真正大英使不著猶言用陳葉即前書所職事甚覺弛
廢往來是為山主而病未能數情素按讀會悽誠也
○不能自為時同甫欲遇時行道不充公之樂按唐開元

為堯國公樂即不告巍巍當坐之心按魏然當坐出韓
改其樂之樂也
嘗為文祭告先聖先報佛恩按楞嚴經云云註得聖果
師有巍巍當坐之語

此為報不報之恩也○餘見本註

○築歸見本註按紹熙癸丑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志大

止終古按東萊答同甫書曰世說何次道學佛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我國數千戶郡

尚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方課諸弟辨蟲魚權

輿始也造衡者始權造車者始碌碌隨眾貌平原君傳

陸陸音二者即下文修身事君是也同如來諭者止所

義同甫以為相似而寔不同象先按大全書中多有薛象先疑即

敢聞也同甫以行道濟時之意期象先

此人○餘見本註與當作熙

第六篇
與籍溪胡原仲先生拜覆按語類先生云今書簡使上覆以為重於啓然啓字有義理也

字却無義理啓乃開啓之義覆有審覆未闌闌猶秘府

按籍溪以紹興己卯由司直改秘書省正字將就職先

生作詩送行有執我仇由司直改秘書省正字將就職先

句范文見本註及本篇與未知所稅稅止也范文時未

蕭然未知渭曲按大全范公神道碑公葬建陽之渭

○江上消息是時江淮以北皆為金有紹興二十九年金

洵洵故先生劉子源聞道嶺上道言也嶺上分水嶺上

問其消息水發源其下一人江西界一入福建界自閩中往臨安

也如前所云而即上文不待加兵丹田氣海人腹部通氣

與范直閣按語類先生云此書是三十時作大藥也是然

朱書請承刊甫卷二

向上一著向上指道理原頭處豈有二言謂忠恕與一貫非有二言

也近世儒者之說延平答問曰或者以為忠恕未足以盡一貫之道曾子姑以違道不遠者

告門人羅仲素先生名從彦與堯同言其先子先生

○韋齋先生也餘見本註

○武林見本註按武林本山名在臨安府西南十閩半代

○見本註

與慶國卓夫人五哥嶽廟五行第也哥猶兄也劉平甫於

篇經營止差遣府有幹辦周旋也幹官宋時藩

多因為使長一人如諸略帥拘轄猶管州縣守倅守也

倅副也古者以通判為倅反出已不出不唐本作下謂凌

見下啓程可久書本註

樂凌韻會作陵歷各參部宋時取人有二途其一

參部有定規故無干進之嫌所以先生欲其參部受職

也簿尉當時州縣官喫人打罵差遣下官受長官打罵

初為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謚丞相鼎子也初參時趙

具冠帶端立堂上東山庭趨一揖上階逐一禮數畢趙

官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

東山涉歷稍深始知其善教人尚有前受恩深厚

革為書以家事屬少傅劉公子羽韋齋既沒先生年十

四少傅為築室於其所居崇安之五夫里俾奉母居焉

以傳手書與白水劉致中云於緋溪得屋五間器用完

備又於七倉得地可以樹有園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

口不多可以居其恩厚如此故先

生視卓夫人猶母云○餘見本註

上黃端明按年譜乾道丁亥八月先生訪納拜尊長端坐

南軒道經即武為書謁黃端明納拜受後進爵

拜之禮按伊川先生曰納拜之禮非己所尊敬有德義者不可容易余平生只拜二人呂申公張景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一乞言按記內則曰凡養人不言其故曰其曾拜他乞言又乞言求善言可施行也默而止而信傳辭執鞭之願按史晏嬰傳曰假令晏子而

與王龜齡

如孟子所譏

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也進士止大對

大對對策也按龜齡為柱史按晉天文志東一星

也龜齡與胡邦衡為左右史

在臺諫按龜齡為御史首

也龜齡與胡邦衡為左右史

在臺諫按龜齡為御史首

也龜齡與胡邦衡為左右史

在臺諫按龜齡為御史首

按龜齡以吏部侍郎出帥夔州有臨安錄事祝懷抗疏言十朋忠義審諤不直遣往萬里外雖不報時論違之

撫臨近甸

龜齡自夔州還為里閑交遊謂同里從游之

也宋倅為誰

不求其素其性不保行百里止九十里

也龜齡與胡邦衡為左右史

在臺諫按龜齡為御史首

也龜齡與胡邦衡為左右史

在臺諫按龜齡為御史首

也龜齡與胡邦衡為左右史

在臺諫按龜齡為御史首

也龜齡與胡邦衡為左右史

在臺諫按龜齡為御史首

也龜齡與胡邦衡為左右史

在臺諫按龜齡為御史首

也龜齡與胡邦衡為左右史

在臺諫按龜齡為御史首

也龜齡與胡邦衡為左右史

在臺諫按龜齡為御史首

也龜齡與胡邦衡為左右史

在臺諫按龜齡為御史首

也龜齡與胡邦衡為左右史

在臺諫按龜齡為御史首

也龜齡與胡邦衡為左右史

在臺諫按龜齡為御史首

也龜齡與胡邦衡為左右史

在臺諫按龜齡為御史首

也龜齡與胡邦衡為左右史

在臺諫按龜齡為御史首

也龜齡與胡邦衡為左右史

在臺諫按龜齡為御史首

也龜齡與胡邦衡為左右史

在臺諫按龜齡為御史首

也龜齡與胡邦衡為左右史

在臺諫按龜齡為御史首

朱書彙編卷二

十

與陳丞相初無此意謂無好賢樂善之心也投書獻啓皆干進求薦

之上宰相書稱子厚對偶駢儷即所謂四六自唐已有

江右止文士江右江西也先生嘗言江西文章如歐陽

舊多文母先文止器識以當作而按唐書裴行儉曰陳

太傅未知為誰或云疑指陳太傅蕃以

與劉共父城中州城也二先生集二程伯逢胡五峯從子

彼中本共父與南軒此間二本先生所校正本也按年

成癸巳定性書按明道年二十二為鄆縣明道叙述伊

外書成主簿與橫渠答問書也

川既撰明道行狀又取門人叙述文上富公按伊川請

字有補於行狀所不及者附其後令先生姪子醴泉令寃

后合村昭陵因撤去鐵與謝帥按伊川以庸醫誤下藥

罩之意有上富鄭公書

死請依律文罪其醫刪却數十字叙述中所刪未詳辭

有與謝帥師直書

官表按南軒答先生書曰辭崇政殿說書表當在上殿

於後學易傳止為泝按伊川易傳序有沿流而求源

文止為猶子按伊川祭文有曰叔父某令昂致祭于定

性書首尾按書首有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

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四十一字書尾有心之言然

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更事勿勿未能精慮

當否行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

惟聰明裁之五十字文定蓋刪此兩節也故下文云不

過減得數十箇閑字而壞却父表弟明道之父太中語

一箇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

錄說二先生云云見外書直截止向上事文定刪去首

存中間論定性處是游察院游醉定夫建陽人程門高

官制御史臺屬官三其一兄弟之子止薄也記檀弓曰喪服兄弟

之子猶子也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推以古人止

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吾

為姪按爾雅釋親曰女子謂弟之子為姪傳曰謂吾

明道止劄子按熙寧二年為監察御史伊川上仁廟書按

十八歲論王道書見元寄胡家本胡家本即下所云印

第四篇答呂伯恭書本也按印本雖出於

胡家本劉張既已印出則印本與胡家本自有大於此

謂有大於校二公止疑之二公見本註謂指文定賭是

正程集也賭得王介甫止字說王安石專以字學訓經義自謂千

其是微似有此謂微似有後世守已殘如道真按漢劉歆移

曰專已守殘黨終日正言史趙良謂高鞅曰終呈似向

同門妬道真同門妬道真

也與舉似勞煩眾人以書役煩眾手

之似同也○參伍校量參伍見上答陸子靜書蓋參數方其責之止

未及也其責即所謂任天下之重者倉卒之須須與

實猶名皆不及際謂不及禮又不及謂不及稱譽也

答韓元咎分合之間釋氏分理與事為一是豈知是指釋

彼其所以分釋氏所以分未嘗有得於斯謂於敘秩命

之理未嘗有得也之理未嘗有得也

與芮國器學政一新芮為國子司業時崇觀崇寧大觀皆

京為相詔天下興學貢士分三等考月書季攷當時學

試補舍又建外學及詞學兼茂科月書季攷校課試

之法每月記其所試又於四季月通攷三朔所課試

○未嘗行之 止不可行 先生前書請為加意伊川學制為
以此制未嘗見行為難故先生又
答云此特未嘗行之今障狂瀾而東之
狂瀾於既倒障

東之 百川而 方且懲之 懲學者被毒 遽取其長 取蘇氏
文章也

答鄭景望 季教授 季當作李李姓 小款 謂與龔小 范忠宣
人為教授者也 蔡確也按

名純仁字堯夫文正之子忠宣其謚 蔡新州 確哲宗初
也元祐三年與呂大防為左右僕射 確確既失勢

為左僕射尋為王觀朱光庭諸諫官所劾罷確既失勢
遂懷怨望嘗東遊車蓋亭賦詩十章其一曰矯矯名臣

郝甌山忠言直節上元間古人不見清風在歎息思公
俯碧灣蓋用郝處俊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也又有誰

人怒劍逐青蠅波間逐隊小魚忙沉沉滄海會揚塵之
句知漢陽軍吳處厚上之以為皆涉譏訕其斥東朝尤

切害於是臺諫論確怨謗乞正其 范公 止自全之計 按
罪此所謂欲以口語擠之者也 范公 止自全之計 按

安世范祖禹交章論確議置子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為
不可文彦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荆棘

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不敢言遂流四凶
貶確新州安置此即范公預為自全之計者也

族 左文子語 八年 至其論諸公 按紹聖二年呂大防等竄
居遠州遇赦勿徙范純仁

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論胥不解願原放
上言大防等持心失怨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

大防等好還 按老子曰佳兵不見無禮止不敢逐 按左
云云 祥之器其事好還 祥之器其事好還 祥之器其事好還

八年 菅太子僕弒其君庶其以其實玉來奔季文子使
司寇出諸境引臧文仲之言曰見無禮於君父者誅之

如鷹鷂之 邵子文 按子文名伯溫康節之子入聞父言
逐鳥雀也 出交溫公二程所聞日博被章惇薦

除官徽宗初上書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
黨錮所著有河南集開見錄皇極觀物諸解官至利州

運明道止忠宣合 大臣共政之說謂與忠宣合也 豐好
名為戒 亦龔帥語也 餘見本註

答尤延之 竊食 疑是家居 虎食其外 見本註蓋單豹巖居
奉祠時也 水飲以養其內而虎

食其外以比杜門竊經說先生所輯綱目不敢動著

夫浩穰起草中輟温公舊例止王舜之類按莽既篡漢

不自請傳國璽于太后太后怒罵因涕泣舜亦悲泣不能

目寧能終不與邪舜自莽篡後病惛劇死綱目書楊雄

死雄守子雲漢成帝時以奏賦為郎三世不徙官及莽

以來未有漢公之讖也勤勞則過於阿衡又作劇秦美

新文以頌莽綱目温公通鑑莽臣書死何書曰莽大

雄死荀彧却是止乃是自殺按後漢獻帝建安元年曹

尉錄尚書事引董昭問計昭勸操移駕幸許操曰此孤

本志也乃奉駕東遷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是政歸

曹氏天子守位而已十七年董昭言於操曰自古人臣

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臣位者也乃議進爵九錫備物

以彰殊勲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匡朝寧國秉忠貞

守退讓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

權表請或勞軍於譙因輒留或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綱目

參丞相軍事操向濡須或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綱目

書曰曹操擊孫權至濡須待中濡須按濡須水在廬州

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敘

河水源出巢湖東流經胡氏文定九錫按何休曰一與

亞父山又東北注於江

則四朱戶五納陸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李謝吳當

和邑註樂則軒縣之樂也納陸從中階升也

後生中有名稱者也大言如昨唐即推尊漢叔祖奉使

或族祖隨其行第通稱叔祖講錄為先生從叔父恐詭

誤請使全節止遂廢以死按建炎中朱弁請使金留

換虜官弁誓不辱命紹興癸亥竟得全節而歸上引見

勞苦嘉歎再三弁謝因陳虜情上納之賜予益厚高其

節俾易文資秦檜忌之奏主祐神觀當有祭徽廟文按

在虜中有奉送徽考大行之文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

採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鄰犯風霜於將

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銷
聖審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後王倫自虜還獻之上
讀之乙覽以甲乙丙丁戊分五夜晁景迂名說之字以

也與補之无咎為從兄弟文元公迥五世孫世有文人
先疾之切諫及知誥受禪齊丘不知所出卒自縊
死知誥為徐溫養子冒姓徐及篡位復姓李名昇

與郭冲晦荏苒猶尋侵也疆起從宦以上文年五十有一

康時次輯諸書據大全本書及答汪尚書書當類疑信異

傳穀梁桓五年信以抵牾按字書作抵牾上聲觸也
觸謂之梧下觸謂之抵今屋

答程可久乖刺刺郎達切乖繳繞繳音皎繞纏也岐多路感解

第十一篇答呂子約書韻死法非活法
會二達謂之岐通作岐

○今日上下相迫可久嘗有去就難處之言故研易成書

按沙隨註易成書也答李壽樂行憂違乾文言曰樂則

○貳車改正貳車見本註改繫閣行亦止祈還故官

行猶將也祈猶冀也望其還為柯官故云

答程泰之問當暮易大傳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

日答十二辟卦辟猶君也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

也十二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月也焦延壽焦贛字漢元帝時

等卦氣直日以六十四卦分配二十四氣故謂六日七

分見本註按天原發微宋鮑雲龍所著也卦氣篇云四

二分二至之日四時專主之氣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
卦主時其占各以其日觀其善惡其餘六十卦爻別主

一日凡三百六十日餘有五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
為八十分分起於夜半五分分為四百四分日之一
又為二十分六十分分之二六不待論止四卦四卦即震
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

泰之論延壽戒去四卦以太元宋避聖祖玄全用焦法
為失故先生答之如此

按焦法以六十四卦各生六十四卦太玄以八十一首
各生八十一首焦氏卦氣起於中孚為冬至之初太玄
亦起自中孚以象中孚卦氣終於頤上九為大雪之末
太玄亦終於養以象頤其餘諸首各擬卦氣為說故謂
全用焦法也許翰拱州襄邑人元祐進士高宗時累官至
法也尚書右丞通經術有論語解春秋傳

贏見本註跨奇也贏餘也○餘見本註

○禹貢止奏篇泰之嘗為北邊備對又為其地○餘見本
註

答李壽翁侍郎壽翁官至吏部侍郎麻衣易說戴師愈所偽作也名

者本無語言只因小說有與陳希夷論錢若水骨至此
法一事有此偽撰為先生所發覺詳見大全雜著

至南贖作贖贖為物古只作物故也言其同於鬼物而
康也贖贖作贖贖作偽作也

言死者無所見為進賢令縣名屬隆興府自別有易說
復能於事也

按大全本書云自別有易說近寄印本來蓋程可以於
善說外又自別有易說講錄以自字為先生自謂也恐
記誤○餘見本註

答陳體仁畫餅魏主叡深嫉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
日選舉莫取有名如畫地為餅不可啖也

○餘見本註

答顏魯子深衣按記深衣云古者深衣蓋有制度應規矩
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幅巾大帶黑履
不費善衣之次也其制度之詳見家禮

亦制見書儀司馬公所服妖按洪範五行傳曰貌之不
家禮著禮書名服妖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

桓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詳見前後漢書五行志如偏衣鷩冠及著木履好胡服之類是也又按秦鑄巨狄晉鑄翁仲唐以琉璃為釵釧皆謂之服也

第七篇

答袁機仲以上五條見本註按大全機仲因啓蒙有此疑故先生為逐條辨破此書即其總論

也希夷之說號陳搏字圖南隱居華山周世宗召至闕賜還華山尋卒搏以數學授穆脩伯長脩授李挺之才挺之授邵康節為先天之學方外之止丹

竈之術人方外之流如後漢魏伯陽之類伯陽會稽上虞鼎人之上下體是也以坎離為藥物人之精氣是也其曰水火為兔龍虎金水鉛汞皆以精氣假借之言一物而異其名也以六十卦為一月火候抽添之法每日直二卦如朝屯暮蒙之類望前添火望後抽火如此循環

久之自然見今周易止多不同即今周易次第多取後丹結於中然見今周易止多不同天交變之義與先天

出次第有說得太郎當了郎當解見第二篇答黃仁卿不同也書蓋謂天地變化陰陽消長

之妙此詩說盡無餘蘊似不合太漏只少拄杖止普說減天機如此故曰說得太郎當了

答袁機仲別幅鄉飲酒義禮記其後復有說止從可推矣

鄉飲酒義雖以東南之溫厚為仁然不分言陰陽剛柔其後復以陽氣發於東方為言則固以仁屬陽而義之屬陰可知非以仁為柔以圖子柔仁義分排作圖見大義為副如機仲之說也

全本揚子雲云云見太輓成一塊輓音義見第十三篇書下

餘見本註

答袁機仲魏鄭公止已見之矣

唐太宗喪文德皇后念之不巳即苑中起層觀以望

昭陵嘗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

泣為毀觀獻陵良遂禪家祖師名正此之謂良遂之言以自

喻言機仲易說我已深杓鑿不合杓而鏡反刻木端所

曉我所知處機仲不知杓鑿不合杓而鏡反刻木端所

不量鑿而正杓

穿孔也離騷經曰

答趙提舉慕用

思其人而效其所為也誠空德事多貌名理

名物義理也一說凡物有名理經言易書也卦之所以

則有理故謂倫理曰名理經言易書也卦之所以

八止奇偶所能與爻之所以所以三則取義於三才初非奇

偶之所與今趙以爻之所所以三則取義於三才初非奇

以三亦為奇偶之所成也康節之說為主邵子先天說

陽太陰七八九六止為客七東木屬少陽八西金屬少

為四象七八九六止為客七東木屬少陽八西金屬少

陰九南火屬太陽六北水屬

太陰是太少陰陽為贊其剛健止入德之方乾之象曰

主而三者為客也贊其剛健以明聖人體道之妙也坤

子以自強不息是贊其剛健以明聖人體道之妙也坤

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是贊其柔順以明未嘗止以貶趙以為乾偏剛坤乾九三

學者入德之方也未嘗止以貶趙以為乾偏剛坤乾九三

元咎君子終日乾乾坤六五元吉黃裳上六龍戰于野

其血用九用六乾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坤用六利永貞

玄黃用九用六乾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坤用六利永貞

答曰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諸卦之首故發此例凡占

法皆用變爻占故占得陽爻者用九不用七占得陰爻

者用六不用八老如歐陽子之云按歐陽公曰乾爻七

變而少不變也而七八无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其爻不謂

而七九者不可不釋也六十四卦易本止而作卦辭周

皆然特於乾坤言之則餘可知耳

公繫爻辭本為教人卜筮以開物成務者也按高類曰

今人諱言易為卜筮作須要說為義理作若果如此自

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何用假託卦象為此大儒先生
艱深隱晦之辭乎正與此書之意互相發
疑指草筆其說餘見本註

答周益公范碑曲折

得賤睦州從蘇州歲餘拜天章閣待制益論時政闕失
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出知開封府益取古今治亂安危
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指陳公私呂丞相怒交論
上前公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罷公徙潤州又徙越
州而趙元昊反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陝西經略安
撫使自公坐呂公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
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
於是二公權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
公云范忠宣以其父和無解仇事潛於墓碑去此一款
此其前後曲折也益公蓋右呂公而疑歐公故先生力
辨之隱之於心隱見本註謂以益公呂公坦夫相仁宗
封許國公范歐止置而不論景祐間范公以論呂公落
謫文靖公范歐止置而不論景祐間范公以論呂公落

以直范見黜歐公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希文以非辜
見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是不知人間有羞
恥事若訥怒上其書歐公坐賤夷陵慶曆中上令夷簡
擇聘契丹者夷簡不悅富弼薦之歐公引顏真卿使李
希烈事請豈可謂之太過益公以范歐為太承其善意
留之不報

承呂公之自訟之書范公與呂公書有汾陽臨淮唐郭
善意也

封汾陽王李光弼封臨淮王二人初有隙及西事止再
起再事即趙元昊叛河西也其於用人止並取而言公

孫元規滕子京二人皆有才無行者范公皆羅致之蓋
以做事時須張李呂公入相與張士遜二宋按宋庠字

郊相仁宗諡元憲弟祁字子京二公即范野弛切野落
修唐書成進工部尚書諡景文二公歐野弛切野落
無檢局弛廢不遵禮度也漢書跡薦王隨止自代隨
弛之士泛駕之馬亦在乎御之而已

河南縣人歷參知政事同平章事陳堯佐字希元閬州
 縣人謚文惠按薦王隨事無所攷夷簡累乞致仕仁宗
 問何人可代夷簡曰圖任老成鎮撫百度無如陳堯佐
 及二人代呂為平章事無所建明右司諫韓琦斥其非
 輔弼才 **其子之賢** 按呂公有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
 皆免 少時呂公與夫人教小鬟詐 **呂公三入** 按夷簡每求去
 跌四寶器以知公著必作相 **呂公三入** 以候主意常未
 厭而去故能 **三晚悔前言之失** 疑指論高若 **死友** 指范
 入見言行錄 **新交** 指呂公 **以無為有** 未嘗解仇而謂之解 **墨莊所記**
 按張邦基墨莊漫錄曰歐陽公初以范希文事得罪呂
 相遠貶此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及後作范公碑言呂
 公擢用希文釋憾共國希文子純仁以為我父未嘗解
 仇削去此一節公歎曰我亦得罪呂相惟其言公所以
 信於後世吾嘗聞范公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人兼其與
 呂公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而其子
 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 **龍川志止之言**
 大全本書末云張邦基者不知其何人

龍川志見本註按志云范文正公篤於忠亮雖喜功名
 而不為朋黨早歲排呂許公其徒因之矯厲過直公亦
 不喜也自越州還朝出鎮西事恐許公不為之地乃為
 書自咎解辭而去後以參政安撫陝西與許公相遇於
 道身歷中書知事之難惟有悔過之語於是許公欣然
 相與語終日故歐公為文正碑言二公晚年懽然相約
 由此故也後生不知皆咎歐公予見張公 **不害其為守**
 言之始信許公即夷簡張公即方平也 **正** 言忠宣刊碑雖未達權亦不害其所與子約止後學
 之言 按大全致歐公事蹟云歐公嘗自言學道三十年
 歐公所於易於詩止春秋 按歐公文集有易童子問詩
 自言 謂因入歸佛見人性善當修禮義以救其弊云云
 仁義之人 韓答李翊書曰仁義 **高標揭已** 韓祭張負外
 之人其言諱如也 文〇餘見本

答留丞相日有程課按篇內答李季章書曰留衛公得詩說日閱數板手加點抹者即此事也

又按語類先生以留書示學者曰他官做到這地位又

年高如此雖在貶所亦不曾閑度日公輩可不惜寸陰

遮眼按傳燈錄僧問藥山為什專門按漢儒林傳贊塗

註說經者各克勤小物懋德克勤小惟公歷選按司馬相

自是其一家懋德克勤小惟公歷選按司馬相

歷選數也他書說即諸經繕寫餘見本註

與曾裘父元履遇合非常魏元履以布衣召為稱塞猶報

答耿直之入浙疑是為浙東學官弟子疑是直之為浙漕

時不唯有以見錄此句之意當止於弦歌之盛講賢侯在

泮賢侯指直之泮諸侯之學其東西南方圓融渾融

答薛士龍講服講猶邂逅不期而相宣城即宣州屬道餘

論道言也餘論林擴之名允中擇之之馳心空妙之域

指初年汎濫句讀音豆語絕處曰句語未絕而點分

釋氏而言分則點字中分寸躋攀躋攀分寸不可上奉親之日

已丑以前奉湖學湖州名屬浙西路安定胡先生名瑗

祝頌人時也字翼之揚州人嘗為湖州教授以經

義及時務設教置經義齋治熙寧教官王安石為相賢

事齋天下謂湖學多秀異始置教官

太守指士龍也高明自得指禪學而言

○惺惺無能貌

答林謙之祇召敬奉召執御猶執其以此與指上文孝弟

學工鈍根鈍滯曰鈍根猶周行止揚眉為禪學者用心

夫超頓悟綿力薄材按此語出漢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之狀綿弱也○餘見本註按黃亭在武

夷山宋時建以黃
名取士克水之義

答江元適

縉縉固結

有道指延大方

按莊子長見笑於大
方之家註大道也

日者造朝

以書中奉親之語推之疑
癸未入對垂拱時也

一二陳之

延平及戰

守和三者陳劄事也見首
篇與延平及魏元履書

略抒

楚辭惜誦註抒上與文
呂二切挹而出之也○

餘見
本註

○精義

止致用

傳辭

曲折

止次序

自審別事物至精義入
神其淺深先後有曲折

次第無分段

止無方所

分段方所

橫說時節豎說言一
理貫通無有餘於此而不足於

彼精粗本末

精義入神本而精審別事物粗而末其分
固不同然一理貫通無分段時節方所之

可也

來教止

似若不同

先生之論蓋欲循序優游元適
之病在於助長欲速此其所以

彼此反覆之際本末指意
有所不同也○餘見本註

○方維

四方上下

地天

立人之止二者

說卦曰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

天理

止之實

仁精義天理之心之體用求差殊

異求仁止之本

審人

親疎而和仁愛之差等此求仁之方也以本體

反身自

認謂反諸身而存真合體

存天理之真精義莫詳正蒙

合本性之體

精義莫詳正蒙

之權度而度輕重長短之宜此精義之本也

認謂反諸身而存真合體

存天理之真精義莫詳正蒙

合本性之體

精義莫詳正蒙

之權度而度輕重長短之宜此精義之本也

認謂反諸身而存真合體

存天理之真精義莫詳正蒙

合本性之體

精義莫詳正蒙

之權度而度輕重長短之宜此精義之本也

認謂反諸身而存真合體

存天理之真精義莫詳正蒙

合本性之體

精義莫詳正蒙

之權度而度輕重長短之宜此精義之本也

認謂反諸身而存真合體

存天理之真精義莫詳正蒙

合本性之體

精義莫詳正蒙

之權度而度輕重長短之宜此精義之本也

認謂反諸身而存真合體

存天理之真精義莫詳正蒙

合本性之體

精義莫詳正蒙

之權度而度輕重長短之宜此精義之本也

答詹體仁湘中止之病

詹書中蓋病南軒

言而不行

謂徒

行也

知而

不力一種止踐履

指江西禪學而高自標致

標猶表也

如

行也

景致識致之致言高自表其風致也更說甚底猶言更
纔見人如此便是虛夸不務實也

答楊廷秀

按鶴林王露寧宗初誠齋與文公同被召文程

弟疑即允夫塵垢粃糠按莊子曰塵垢粃糠底止底至

至於樂天知命易大傳曰樂天與人同憂按謝安在東

止也知命故不憂毋過詩慎爾優游勉爾

必不得與人同憂思猶去意也

答李季章懇祠得請止可辭之誼

疑是慶元乙卯冬辭待

修撰宮觀時也見第先人止文字按韋齋紹興四年召

艱服闋召對累官歷吏部郎試館職除正字丁內

安世操行端方紹興初筆削附見李章方在史館修史

同入文字見韋齋一宗不知有無登載謂不知此

史有登載乎無登載乎有無魏元履戊午讜議按紹興

相秦檜詔羣臣議和金得失會開尹焞朱松胡珵如

議論為書名曰戊午讜如館中未有當為得行下建寧

元履居建寧之建陽縣故

○吏議猶臺論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卒從吏欲修儀禮止

附以傳記按儀禮為周公本經禮記是解儀禮如儀禮

三禮通禮學究科熙寧以來王安石廢儀禮獨存禮記

科稟經任傳而世不復知禮之有本矣先生於慶元丙

辰始修禮書自家鄉邦國以及王朝以儀禮為經取禮

記及諸經史子書有及於禮者附經為傳具列鄭註賈

疏更名儀禮經傳通解喪祭二禮屬黃勉釐析釐理也
齋修正為通解續其說詳見大全語類

魔障魔鬼也障隔也為魔兒典禮淆訛典禮猶釐禮清

袞作止袞猶混也言禮書合為一片也段落按大全

先生答應仁仲書曰前賢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經不
分章記不隨經而註疏各為一書故讀者未能遽曉今

定此本恨不令韓文公見之也儉人舞文弄法按大全先生以寧宗為

乞討論喪服後得鄭康成問答語書奏藁後既又答李
章書曰康成問答其義甚備若預知後世有此事今吾

黨亦未之講而儉佞之徒又飾邪說以殺害之甚
可歎也此所謂儉人舞文弄法疑亦指此而言耳

○今歲益衰按子約以乙卯季通以丁巳也詩說集傳也點

抹點批點抹循行引鄭黃鄧餘見本註

○立德立言按左襄二十四年叔孫穆叔與范宣子論死

函文曲禮席間函文註飲食則賓位不相對相對者惟

並中問空地共一錯舌錯音義見本註本出灌夫傳馬

註與齧破戒破屏齧不干時禁之

答范文叔讀書不覺有疑中語也經無定說前輩釋經各

也諸先生疑指呂游揚尹和靖止其師淵源錄呂稽中

而文少異

○春風堂記按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

此義以為想戲劇按南村輟耕錄宋楊太后少恭敬忠

像玩慕之地入宮為則劇孩兒則劇戲名恭敬忠

怒執事敬與人忠及物怒

答陳君舉寓書寓書也左子產寓書於子西先南來知漳

州此書在向來之辯按君舉書曰二十年間聞見異同辛亥春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辯他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裏曲耳長樂即林栗臨川即陸子靜永康即陳同取辱遭林栗劾唐此其答書也罷事也

與劉德修題註撰涪州學記按劉光祖嘗撰涪州學記有

身而世方以道為偽以學為棄物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云云竟以佐逆不成蓄憤欺世為張釜所劾

落職房州居住也邱報謂邱吏狀今以朝房陵秦房陵縣

宋屬襄簡重慶府馮李未知季章即李乃京疏中勅李

章之京鴻飛冥冥揚子曰君子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

慕○餘見本註

答黃文叔新天子寧宗新即位也比擬非倫曲禮曰擬人必於其倫古昔止

難易謂得若行道之難易也有志於此謂有志於行道也有永之圖太

甲曰惟致一以格天文叔書中語也終始惟一書咸有一德曰

新伊尹格天書說命曰昔先王正保衡佑我

答徐元敏曲禮首章辭安民哉十二字也舊習之非即上

舒肆喜談謔之病

答林正夫指天誓日按韓柳字厚誌曰平居里巷相慕况

在今日偽禁方張觀浮圖云云浮圖塔也與明道對知

有切磋之益謂通老與正夫德修崎嶇遠謫傾側貌

自必以竄謫自記文即涪州學記也

答戴蓮

來此何時論語說疑論語執經南面按學記曰大
於天子無北面妄言之按莊子曰吾歸書室
所以尊師也為女妄言之歸書室也○餘

答林巒德之棄者

論語曰道聽而塗教然後知困按學記
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
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

答楊宋卿詩者志止為詩

按詩大
序中語

答柯國材武學闕止三年

按唐開元中始置太公廟春秋
配尊尊為武成王至宋置博士學諭先生之除是職見
本註時待闕尚隔三年故以親養不得已將請祠蓋宋
時官制有預調待次之例先生授同安簿亦將請祠蓋宋
三年始之任其例如今教官預付待闕之類聊落寥落
零落之時事止所悞
按紹興乙亥秦檜死乃侯高湯思
意同退相繼為相連主和議既而金亮

渝盟大舉南侵而今歲虜人止留屯不去按隆興癸未
有辛巳采石之戰金人十萬屯

河南聲言規取兩淮疑指采石之戰是役
積糧修城朝野震恐監前事之失也金亮大敗旋授首

往年妄論紹興壬午孝宗受禪求直言先生上封事首
言格致誠正之學次言復讎討賊之義不報

此即自以為延平逝去按隆興癸未冬閩帥汪端明請
妄發者也延平逝去延平先生至帥治坐語未終而

卒汨汨猶汨也不合無愧謂道雖不合無愧於心也先生
嘗兩進絕和議抑僥倖之戒而

皆不合故國未及請其說謂未及請以為春秋止無失
材之言如此以為春秋止無失

耳皆延平之言

○書來有少反復

謂石文書來有些少往復講錄云柯
公前日議論與今有相違恐記誤取

決於心謂抑之使近鑿之使深各自為方亦指使近地
一惟其心之所欲為也

位程尹駸駸疾貌必已出韓樊紹述二公
即陳許也

○書來有少反復

○書來有少反復

答許順之於此有餘謂其工夫於存養未達詞命之間

之為學只務存養不肯講學故於徹底猶到既無精粗

詞命之間不能暢達有滯碍處也徹底底也既無精粗

止亦不可忽其語而反之曰此道理既無精粗本末之

○因見讀禮六全前書曰喪禮損有餘謂存養勉不足謂

物名子夏止區以別矣子夏之言蓋謂學者所至自有

量其淺深槩以高且遠者告之則是誣之而已先向止

其本末有序非若順之之言籠侗無條理也先向止

坐却當為動不動輒也鶻崙吞棗鶻崙或作渾淪圓

不啻破喻不知味也詳鐵籠罩却籠罩義見第三篇答

見語類黃子耕問答鐵籠罩却張敬夫書喻順之見

得脫灑處也

○縣庠同安縣學也順之同安范尹疑指淳一副當

也見實理止使不著謂見得實理自然而高奇元聘

及芸齋記一般說話謂其見誤入別二序劉德明未

亦是一格格猶格例也言伯崇依李先生說舍其高妙

格例硬將止拗橫物音了戾違之意言強將文義乖

○必有事焉之書順之書中問不會止如何謂不曾接見

其書未知其事事之事書說命曰惟事事乃

○夫子夫者男子夫夫過矣夫夫是也上夫語辭下夫丈

也夫子莊子曰之人也將旁

○老人祝頌也心問無事外患不入之語一目先生謂衆皆

指羣其說止書中上文一意體驗方有下工夫半卦止

活水來按溪訓半卦云言寂而能感物來畢照之意問渠云云

言何由而有此虛明體段舉似石文舉此詩向

敬齋記南軒象山皆有是表裏看得無疑謂看得此道

也百千萬億以萬無聲無臭以一部無類處頓處無安九

經李經論語孟子易詩三史一史記前後漢書乘語刺字書

贖餘也窠臼雞所乳謂之窠白春也古者掘地為之後

乃穿木敬字不活之論拘束不快活也却不干敬字事

言以致為不活是順之持敬不活

之致於敬字之義初無所干預也

○悠悠列子曰悠悠者趨名而已道力道學之退轉猶退

本領按溪訓云如木

○一出後半年疑是丁亥訪南軒時自偶因記憶謂儒釋

有時記祝弟祝康國先誇理氏按第九篇答石子重書曰

而曰誇釋氏者不須寄動靜止光明易艮卦什麼與甚度

何物信得及謂於聖賢之言自註歷事昏心謂不當以

心而絕又承見警謂承順之儒學於此此疑指下文顯

隨遇順且道此一念指上文不知有磨挫掩藏謂將私

之意磨挫之掩藏又似向來止二文見也按大全答順之

之使不得發露又似向來止二文見也按大全答順之

覺之論只著得誠字感字亦是贅語只如文字不敢與

不發故責之如此二文即元聘國材也何必於此如之

誤此等處指上掩覆而言

○尤溪見本註尤溪屬縣若無止可疑順之所見既差則於石

異同則石文之邪魔外道佛書指異於佛者為邪渠即

之汝器姓林名近思王力行自註喫肉甚善順之謂釋

肉故善之

○學者正當止若必如此按大全順之問豈無仁義之心

與隔絕孟子於夜氣言之當其萬慮澄寂之中體之虛

明自別無引而喪之者故欲以復初及之庶有以用

○孟子此四句大全順之引孟子操則存舍則止不須如

此安排按順之以操舍存止為人心惟危以出入無所

引止不是按順之以操則存為仁之守舍則止為仁不

已也如是云教分明發平聲令也與上文發如建州人

止漳州尋泉州在北漳州在南南南州在泉州之北建

面說去猶人不過漳州尋一般也

○元履不起疾按魏元履以乾道戊子召為太學錄

○古田宰為古田縣宰者效顰莊子西施病心而顰其里

心而顰其里之富人堅閉門而不出貧人挈妻皇皇

也仲舒曰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行

○閭中疑是先生親屬也

○舊來止之似先生自說舊鄧尉縣尉姓人為

讀書錄

答陳齊仲相馬之說

反列子秦穆公使九方臯求馬三月而

壯而鬪公不悅謂伯樂曰駘矣色物壯而黃使人往視之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

至果天下之良馬也齊仲以此忠恕故曰不見也馬判

然止二物按忠恕一貫與違道不遠雖有淺深本非二

書參看格物之論按伊川格物說曰一草一木亦皆

沙欲成飯按楞嚴經佛云若不齋淫修定禪者如蒸沙

答王近思窮居且爾

當為句言窮居之中憂苦之餘

後年來懶廢當為句於此悉棄置指做文字應

○祭文

近思祭其言不文按孝經曰孝子之喪振而矜之

按春秋僖九年公羊氏曰葵丘之會齊桓公振而矜之

按者九國振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我

答魏元履前輩止一段事

按伊川先生嘗語學者曰且先

識得箇義理證候猶病別作道理書道理餘經止而解

方可看春秋證候亦在其中矣按杜預伐吳曰今兵威

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一團猶一器尚且奈何不下當為句解見第二行道救

時元履書中語也元履以學官言事太多時議熾其出

○劉琮止取荊州

按建安十三年荊州牧劉表卒子琮嗣

樊或勸攻琮荊州可得先主曰劉荊州臨終託我以孤

遺背信自濟死何面目見劉荊州乎將其眾奔江陵

狼狽失據止盜竊之計按建安十六年冬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先主留諸葛亮

關羽守荆州自將步卒數萬詣涪璋率兵往會歡飲百餘日厚資使擊張魯明年進據涪城又明年亮留關羽

守荆州與張飛趙雲泝沔水東破巴郡從先主進圍成都璋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明道先生嘗論此二

事曰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此不可為耳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並取而與劉氏可也

○用行止以安疑是元履罷和靖云云按淵源錄呂堅中祭和靖文曰荷與

吾道易簡以求如霽則行如潦三哥失解應仲見下解則休今以為和靖語當更改

猶貢也失解謂見屈鄉試也

與魏應仲依本依經史歸曰自其家或他處歸置簿記止

起止起止猶言始末謂置簿書

答范伯崇蒯贖父子按春秋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贖于戚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

姑帥師圍戚此只為無此心謂無舜竊豈容他止去得

謂天下豈容舜問先儒八議之說本註按周禮小司寇

竊負而逃去邪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

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

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伊川殺罪書廉

先生嘗引此論薄昭見綱目漢文帝十年殺罪書廉

不殺要囚明道文定說按明道先生曰孔悝受命立軌若

註殺要也義如輒避位則拒蒯贖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

也春秋哀二年胡傳曰蒯贖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

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蒯贖之於天理逆矣何

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孝輒乃據國而與

之命乎又曰輒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

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父立

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

說輒據位而拒父則衛之臣子去之可也輒去而從父則衛之臣子拒嗣贖可也是以嗣贖為得罪於父亦不當立也胡文定引在春秋中如上句說却是下句却云輒去而從父則衛之臣子當輔輒以拒嗣贖則是錯云後來胡致堂却說立郢為是乃是救文定前說之錯云云此書若其必辯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從明道之旨也掩耳盜鐘者憎淮南子曰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不善便有此病指上文假手於大夫

○惹絆惹爾者切亂也絆也得意忘言按莊子得魚而忘筌得兔而忘蹄得意忘言故紙鑽穿也

○古禮止如此按大全本書伯崇引王制喪三年不祭及

○須送行語須需也伯崇嘗為吉州屬邑主簿哀苦以後

○伯諫之言伯諫蓋先有送章程按漢書張蒼居祝夫人伯諫之言故也

○程剛之大本之大依唐本當乙伯章術也程剛之意剛之大本崇患柔弱故因其病而藥急墮按字書墮與惰

○子澄相去不遠子澄廬陵人故條蓋論居官人防閑微細之意見小學嘉言篇

○欽夫得行所學按南軒乾道庚寅以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

○二子疑是昏隋作惰賢守伯崇為主簿應變不周伯崇而言

○餘見本註

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
之意所謂得行所學疑卽此時也
剛而書曰此事爲學之事也底下
言言爲學當專就根本低平處做
學猶失於好高傷快處此病不可
不知也講錄以著實爲句恐記誤

○方覺此病

指無本原鵲圖說作一塊
團圓爲一不分析之意言東萊論學

樂渾全而惡分析故生怕
○當與第四篇答呂伯恭第

二書參看

○有我之私

老佛之徒是也前輩自蔽之譏
按藍田呂氏曰君子反經而已經正斯無

邪慝今惡邪說之害正而攻之則適所以自蔽而已

朱書講錄刊補卷之二



